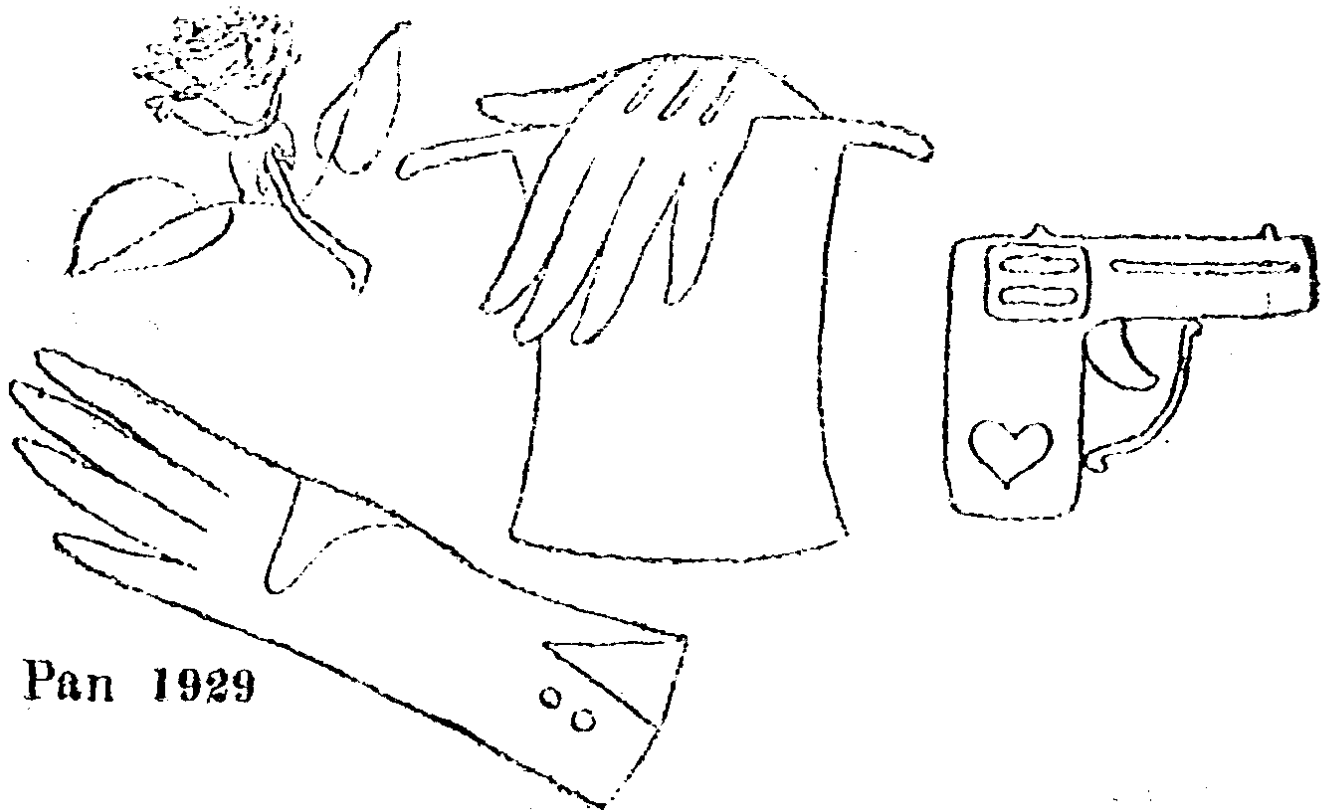


# 17  
775023



三  
一  
味

奧國 Arthur Schnitzler 著  
趙 伯 顏 譯



Pan 1929

上海樂群書店發行 Price \$0.50

戀 愛 三 味

上海  
樂群書店  
1929

戀 愛 三 味

# 戀 愛 三 昧

奧國 Arthur Schnitzler 著

## 人 物

漢斯, 淮靈耿 (約瑟夫城劇場的提琴師。)

基琳斯丁 (他的女兒。)

梅青, 史拿格 (流行服飾的女裁縫。)

珊素琳萊, 冰德 (一個織襪工人的妻子。)

李娜 (她的九歲的女孩子。)

佛里慈, 羅卜漢梅爾

青年

德阿得爾, 凱撒

一個不知姓名的先生

維也納——近代。

9 5 6 5 8

## 譯完以後



顯尼志勞 (Arthur Schuitzler) 關於他的生平和他的著作以及他的思想，藝術等等我在翻他的‘循環舞’的那篇的序文裏，我已經有比較的詳細介紹過，此地不再重說了。

這裏是把他的兩齣名戲 *Liebele* 和 *Der Grüne Kakadu* 兩篇合訂起來出版。這兩齣戲在舞台上收過很大的成功，*Liebele* ‘戀愛三味’去年還在上海北四川路的某戲園德國劇團日本

劇團都表演過的。顯尼志勞之能亨盛名於世界文壇，這兩篇東西要佔大部分的功勞。

‘綠鸚鵡’是我前五年在柏林的時候譯的。‘戀愛三昧’去年冬天完的工。那時我很倉卒的就送到樂羣書店來交給張資平先生，也沒有工夫再來細看一篇，經張先生替我校對一遍，發現了我很多的錯字和遺忘的句子，我纔再得機會把牠重新校正過來，在這裏我是很感謝張先生的。

本來翻譯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在顯尼志勞的作品中，他往往用了許多雙關的耐人尋味的語句，稍一不慎，就會誤會了原意，關於這種地方，我在這書裏都下得有註解，不過還我忽略了的地方，或是我不知道的，讀者諸君若肯能以我以善意的指正我是很感激的。

譯者誌

十八年五月十三日

## 第一幕

（佛里慈的房間。佈置得雅潔而且漂亮。）

（德阿得爾先生進來，他的外套夾在腕間，  
進門來後把帽脫下，手裏還拿着手杖。）

佛里慈（在外面說話。） 嗯，沒有人來過？

僕人的聲音 沒有，先生。

佛里慈（一面走進來一面說。） 車子我們



何以打發他走罷？

自然嘍。我還以為你已經打發

牠走了罷。

佛里慈 (又走了出去,在門邊。)把車子打發牠走罷。嗯……你現在也可以隨便出去,我今天用不着你。(他走進來,向德阿德爾。)爲什麼你不把你的衣帽放下?

德阿德爾 (站在書桌旁邊。)這兒有幾封信呢。(他把衣帽扔在椅上,手杖仍拿在手裏。)

佛里慈 (急忙走至書桌前面。)哦!……

德阿德爾 嘿,嘿!……幹什麼嚇這麼一大跳?

佛里慈 父親寫來的……(把別的一封信折開。)冷斯奇寫來的……

德阿德爾 你看信罷。別讓我攪着你。

佛里慈 (急急看信。)

德阿德爾 令尊給你寫了些什麼?

佛里慈 沒有什麼特別的……五旬節的時候,叫我回家去住七八天。

德阿德爾 那好極了。我的意思頂好是你回去住個半年。



佛里慈（站在桌書前，轉身過來向德阿得爾。）

德阿得爾 當然啦！騎馬，架馬車，新鮮的空氣，亞爾布斯山上牧羊的女兒——（註）

佛里慈 喂，在種玉蜀黍的地方是不會有那樣牧羊草屋的！

德阿得爾 唉，不錯。但是你也該明白，我的話是什麼意思……

佛里慈 你想跟我一塊去嗎？

德阿得爾 那兒去得成呀！

佛里慈 爲什麼？

德阿得爾 這傢伙，我不是有學位試驗嗎！假如我同你去的話，也過不是多留你在那裏住些日子。

佛里慈 算了罷，你也用不着替我多操心！

德阿爾得 你用不着別的——我敢斷言，

註：Sennerinnen 亞爾布斯山中牧羊的女兒，多美而好淫，時誘外鄉男子藏之山窟。

祇需要的是新鮮空氣！——我今天看見來的。在外邊那種青春綠野的地方，你又成爲一個活潑可愛的青年了。

佛里慈 謝謝你。

德阿得爾 但是現在——現在你自然又元氣沮喪起來了。我們離那危險的黑暗環境又近了。

佛里慈（表示一種厭煩的樣子。）

德阿得爾 你自己簡直的不覺得，你在郊外的時候神情是多麼愉快——在那時你的心地也明白——如像在你從前好的時候一樣。……就是最近，我們同着那兩個女孩子一塊玩，你也很有趣的，可是現在——自然又是完了，你偏偏要（用着諷刺的口吻。）去想着那個婦人，

佛里慈（站起身來，不高興。）

德阿得爾 你不明白我的意思；朋友。我不願意你老是這樣弄下去。

佛里慈 好傢伙，你真是來勁呢！……

德阿得爾 我也不要求你（同樣語調。）忘

記那個女人……我只要求你(溫和的)佛里慈，莫把這個老是讓人替你担心的不幸事情，總是當成一件不要緊的一回事……你瞧，佛里慈，假如你那一天不要十分去理會‘那個女人’的時候，你就會奇怪她是多麼的跟你要好了。那時你纔會覺得，她不但是沒有什麼可怕的地方，反而要覺得她是一個狠可愛的姑娘兒，同她一塊玩和同所有的年青的美貌的還帶一點活潑多情女人們一塊玩是一樣的開心。

佛里慈 你爲什麼講說‘替我擔心’？

德阿得爾 你知道……我也不便隱瞞，老實說，我總是害怕，你有這麼一天會同着她走了。

佛里慈 你原來是這麼個意思嗎？……

德阿得爾 (停了一刻。) 危險的事情不僅就是這一樣。

佛里慈 不錯，德阿得爾，——自然也有旁的危險。

德阿得爾 所以千萬別瞎鬧。

佛里慈 (獨語的神氣。)也有旁的……

德阿得爾 怎麼啦?……你一定想着一件什麼事情。

佛里慈 哦,沒有,我沒有想什麼……(望着窗戶那方。)有一回她也弄錯了。

德阿得爾 什麼原故?……怎麼?……我不懂你的話。

佛里慈 唉,沒什麼。

德阿得爾 這是怎麼回事? 到是講清楚一點罷。

佛里慈 她在最近些日子時時有點不放心

……

德阿得爾 爲什麼?——這總有點原故。

佛里慈 沒有的事。神經過敏——(諷刺的口吻。)照你的話說,心有虧心事,良心不安。

德阿得爾 你不是說嗎,她有一回也弄錯了。——

佛里慈 是呀——今天又來了呢,

德阿得爾 今天——喂,這些究竟是什麼

意思？——

佛里慈（少停一刻。）她想，……她相信有人在注意我們。

德阿得爾 怎麼？

佛里慈 她有一個恐怖的幻影在腦經裏，真的，純粹是一種幻覺。（走至窗邊。）她從這裏這個窗簾縫裏看見外邊一個甚麼人站在街角上，她想——（少停。）那有那麼一回事，離着這麼遠會看得清一個人的臉？

德阿得爾 不容易。

佛里慈 我也那麼講。可是這事真糟。她老是不敢去，怕得什麼似的，哭個不了，她願同我一塊死了——

德阿得爾 那是自然嘍。

佛里慈（少停。）今天我也下去看過一會。一點事沒有，就同我平常一個人出門一樣；——那兒都沒有碰到一個熟人……

德阿得爾（默然。）

佛里慈 所以你也應該可以放心了，對不

對？絕不會有一個人忽然從天上掉下地來，怎麼樣？……你以為如何？

德阿得爾 叫我還講什麼？自然不會有人從天上掉下來。可是在大門邊時時會有人藏着。

佛里慈 我挨門挨戶都看過了。

德阿得爾 那當然你沒有得什麼別的印象。

佛里慈 沒有人。所以我說都是幻覺。

德阿得爾 那也許。但是你也該練習着凡事小心。

佛里慈 假如她的男人疑惑我們，我也該早就知道。昨天在看完戲之後我還同着他們——同着她和她的男人一塊吃晚飯來着。我告訴你，真有意思極了……好笑！

德阿得爾 唉，佛里慈——請你聽我的話，千萬別瞎鬧啦。把這些渾帳事情都丟開——我求你。我也是有神經的……我知道，你絕不是那種人，能夠把自己經一個危險裏自救出來的，所以我替你一切都安排妥當，並且在別方面替找

機會，把你的心給你引開……

佛里慈 你？……怎麼……

德阿得爾 兩個多禮拜前我不是帶着你同赴我和梅青小姐的約會嗎？我不是和梅青小姐說過，請她把她最漂亮的女朋友帶來嗎？那個小姑娘狠合你的心，這事你又能夠否認嗎？……

佛里慈 她自然是可愛！……真可愛！這樣的一個溫柔的可愛的女孩子使人多麼的滿意。真的，同她一塊談笑之間，我的那種苦悶煩惱的心情都一齊調養好了。

德阿得爾 對了，對了，就是這個！調養！這就是那個深祕的意義。女人也就爲的是來調養心情的東西。所以我平常總討厭那種所謂好奇 *Tuteresant* 的女人。女人用不着好奇，*Tuteresant* 有趣就行了。你應當去找你的幸福，就是我到現在也替你在留心物色，並且給你找到了，在這方面不會有大不了的事情會發生，沒有危險，沒有悲劇的成分在裏面，在起初也不會有不得了的爲難，終結的時候也不會有痛苦，相見時彼

此微笑着親第一次吻，離別時也無牽無掛愉快地分手。

佛里慈 對了，不錯。

德阿得爾 女人們祇要是平常的人情，她們就感覺着愉快了——我們爲什麼一定要把她作得是神是鬼的？

佛里慈 她實在是狠可愛的。她這樣的一往情深，這樣的可愛。有時我十分的感覺到她太愛我了。

德阿得爾 這樣你真有點太不堪造就了。假如你又想着把這事也弄得嚴重起來的話——

佛里慈 沒有的事。我們的意見是一致的；爲的是調養心情。

德阿得爾 假如你老是那樣，我真也想不管你的閑事了。我對於你的戀愛悲劇久已就夠了。你這件事情使我覺得實在太無聊。假如你老先生高興，對於我稍微有點良心，我就可以把我那種適用這種情形的簡單方法告訴你：我總比別的人們強。因爲別的人總是難逃運命的支配。



(門鈴響。)

佛里慈 怎麼回事?……

德阿得爾 你瞧瞧去。——你臉又發青了!  
你快放心罷。那就是那兩個可愛的女孩子。

佛里慈 (突的高興起來。)怎麼?……

德阿得爾 對不着，我今天把她們請了到  
你家裏來。

佛里慈 (一面向外走。)糟糕——你爲什  
麼不先告訴我!我現在把僕人也打發走了。

德阿得爾 這樣更妙些。

外邊佛里慈的聲音 你好呀，梅青! ——

(佛里慈與梅青登場。梅青攜一包東西。)

佛里慈 基琳斯丁那兒去啦? ——

梅青 一回兒就來。你好呀，德爾。

德阿得爾 (親她的手。)

梅青 對您不住，佛里慈先生;可是德阿得  
爾請了我們來的 ——

佛里慈 這簡直妙到極點啦。祇有一樣，德  
阿得爾忘了 ——

德阿得爾 德阿得爾什麼也沒有忘!(從梅青手裏接過那包東西來。)你都帶來了嗎?我給你寫上叫你帶的那些東西。——

梅青 自然嘍:(向佛里慈。)我把這些東西放在那兒好?

佛里慈 你給我罷,梅青,我們把牠放在那個小餐棹上罷,

梅青 德爾,我另外還買了點東西,這是你沒有叫我帶的。

佛里慈 把你的帽子交給我罷,梅青,好——(把她的帽子和皮圍頸放在鋼琴蓋上。

德阿得爾 (懷疑。)什麼東西?

梅青 咖啡奶油糕。

德阿得爾 噫嘴貓!

佛里慈 喂,你告訴我,爲什麼基琳斯丁沒有一塊來呀?——

梅青 她陪她的父親上戲園子去啦。回頭她就坐電車來。

德阿得爾 好個孝順女兒。……

梅青 對啦，尤其是近來，自從那個喪事以後。

德阿得爾 怎樣回事，是誰死啦？

梅青 她老太爺的妹子。

德阿得爾 哦，她的姑太太！

梅青 不是，她是一個老姑娘，她歷來就同他們在一塊住的——唉，他現在覺得寂寞得很。

德阿得爾 基琳斯丁的父親是不是那個身量倭小短白頭髮的先生。——

梅青 (搖頭)不是，他留的是長頭髮。

佛里慈 你在什麼地方認識他？

德阿得爾 不久以前我同着冷斯奇一塊到約瑟夫城劇場去，我在那兒看見一個彈大提琴的。

梅青 他不是彈大提琴的，他彈的嘎瓊琳。

德阿得爾 哦，我還以為他玩的是大提琴呢。(註)(向梅青，她在笑。)這也沒有什麼可笑；我那裏會想到那些事呀，你這孩子。(註·大提琴(Bassgeige,)在德國俗語又呼為老祖母(Gr-s

smutler)。此處意極輕薄。)

梅青 你這房子真漂亮，佛里慈先生——  
漂亮極啦！窗戶外面是向着那兒呀？

佛里慈 窗戶外邊是草巷，房子這邊是——

德阿得爾 (性急。)嘿，你們兩人客氣些什麼？你們實在可以隨便一點。

梅青 回頭晚飯的時候，我們就喝兄弟酒。

(註：Bruderschaft riuken 俗第二人稱代名詞，汎交互稱用 Sie，親交用 Du。男女社交非在 Bruderschaft triuken 之後，不能互稱 Du。)

德阿得爾 好嚴格的禮節！好罷，好罷。  
——令堂身體好嗎？

梅青 (轉向德阿得爾，忽顯憂色。)謝謝你，她有點——

德阿得爾 牙齒痛——我知道了，我知道了。你母親時常有點牙痛。她也應該到牙醫生那兒去一下。

梅青 可是醫生說是風濕。

德阿得爾 (笑,) 不錯要是筋骨酸痛的話

梅青 (拿一本圖畫冊在手裏。) 你的畫很有些好東西呢!……(把冊子打開。) 這是誰呀?……是您嗎,佛里慈先生……穿着軍服!? 你是在軍隊裏嗎?

佛里慈 對啦。

梅青 龍騎兵! ——您是在黃隊還是在黑隊?

佛里慈 (微笑,) 黃隊。

梅青 (作夢一般出神。) 黃隊。

德阿得爾 她現在簡直作夢一樣! 梅青, 快醒醒罷!

梅青 您現在是預備排長嘍?

佛里慈 嗯, 是的。

梅青 您把皮襟帶上一定很好看。

德阿得爾 這方面的知識到很充分呢! 梅青, 我也是在軍隊裏呢。

梅青 你也是在龍騎兵的隊裏嗎？

德阿得爾 對啦。——

梅青 是啊，那麼你們爲什麼不對人家講呢？

德阿得爾 我不願意人家見我穿着軍服纔說我可愛。

梅青 算了罷，德爾，下回我們一塊到那兒去的時候，你一定要把你的軍服穿上去。

德阿得爾 在八月裏我反正要去操練。

梅青 嘿，等到八月——

德阿得爾 哦，是的——這個永遠的戀愛不會支持到這樣久的。

梅青 現在是五月，誰還能想到八月裏的事。我的話對不對，佛里慈先生？——佛里慈先生，您爲甚麼昨天也不招呼我們就跑了呀？

佛里慈 怎麼講……

梅青 是呀——散戲之後。

佛里慈 德阿得爾沒有替我向你們道歉嗎？

德阿得爾 自然是我替你道歉了。

梅青 您的道歉對於我——尤其是對基琳斯丁有甚麼關係！一個人說一句話，總得算一句話。

佛里慈 我真的要跟你們一塊走了到好了呢……

梅青 真的嗎？……

佛里慈 可是沒法子。您看見的，我同着熟人坐在包廂裏，散戲的時候我要想走又走不掉。

梅青 對啦，不能離開那位漂亮女人，走不掉。您以為我們在廊下就沒有看見您呀？

佛里慈 我也看見你們啦……

梅青 您是坐在包廂的後邊。——

佛里慈 也沒有總是坐在後邊。

梅青 可是多半坐在後頭。坐在一個穿黑天鵝絨衣服的女人後面，還時時的（比架式。）這麼往前看呢。

佛里慈 您可把我什麼都注意到了啦。

梅青 到沒關我什麼事喲！可是要我是基

琳斯丁的話呀……爲什麼德阿得爾在散戲之後有工夫？爲什麼他不要同他相熟的人吃晚飯去？

德阿得爾（得意。）爲什麼我不要同着相熟的人去吃晚飯呢？……

（門鈴響。）

梅青 這是基琳斯丁來啦。

佛里慈（馬上跑了出去。）

德阿得爾 梅青，我要求你點事情。

梅青（問話的神情。）

德阿得爾 忘記掉——至少在個短時期之內——把你的那個軍人的迴憶忘掉罷。

梅青 我沒有呀。

德阿得爾 哼，人家一聽就知道，這些東西你不會是從你的裁縫樣本裏學得來的。

基琳斯丁（手持花束，與佛里慈同登場。微微有些不自然的神氣問候大家。）諸位好呀。（招呼佛里慈。）你高興我們來罷？——不會生氣罷？

佛里慈 那有的話！——德阿得爾往往是



比我聰明些。——

德阿得爾 嗯，令尊拉琴去啦？

基琳斯丁 是的；我送他上劇場去啦。

佛里慈 梅青已經跟我講過了。——

基琳斯丁 （向梅青。）珈泰琳萊還留我坐了半天。

梅青 嘿，那個人真是虛偽。

基琳斯丁 嗯，她一點也不虛偽，她對我好極啦。

梅青 什麼人的話你都會相信的。

基琳斯丁 她爲什麼要對我虛偽呢？

佛里慈 這珈泰琳是誰呀？

梅青 一個織襪工人的妻子，誰要是比她年輕的話，她時時都會生氣的。

基琳斯丁 她的年紀也不算大呀。

佛里慈 算了罷，別再提這個珈泰琳萊了。——你那裏是什麼？

基琳斯丁 替你帶了一點花來。

佛里慈 （把她的花接上來，親她的手。）你

真是好人。別忙，我們把來插在那裏那個花瓶裏罷。

德阿得爾 唉，不是！你對於宴會的裝飾一點也不懂。花應當隨意的撒在桌上……等到筵席擺好了的時候。本來應該這樣裝飾，要使這些花經天花板上掉下來。可是這又不容易辦到。

佛里慈（笑。）這可不容易。

德阿得爾 總之沒別的，我們把牠插在花瓶裏罷。（把花插入花瓶中。）

梅青 嘿，天要黑了！

佛里慈（幫助基琳斯丁脫外衣，她把帽子取下，他把這些衣帽放在後方的一張椅子上。）我們馬上就點燈。

德阿得爾 燈！別瞎說啦！我們點洋蠟罷。點着洋蠟有趣多啦。這兒來。梅青，你可以幫我一個忙。（他同着梅青把洋蠟點上，把一個插兩隻蠟燭的燭臺放在穿衣鏡上面，一隻蠟燭放在書桌上，還有一隻就放在小餐桌上。）

（在這個時候，佛里慈同基琳斯丁相互談

話。)

佛里慈 你近來好呀，親愛的？

基琳斯丁 現在我到狠好。——

佛里慈 那麼平常呢？

基琳斯丁 我老是在想你。

佛里慈 昨天我們不是還見過面嗎？

基琳斯丁 見過面……老遠的……（囁  
嚅。）這個不好，你……

佛里慈 是的，不錯，梅青也跟我講過了。  
你還完全是一個小孩子。我沒有法子離開。這你  
總該要明白。

基琳斯丁 是的，……噫，佛里慈，……在  
包廂裏的那個人是誰呀？

佛里慈 相識的——她是誰又有什麼關  
係。

基琳斯丁 那個穿黑天鵝絨的女人是誰  
呀？

佛里慈 乖乖，我記不清人家的服飾！

基琳斯丁（嫵媚的。）那麼！

佛里慈 這話是這麼講，……在有的時候。我對於這種事情也有記性。譬如像我們頭一次見面的時候，你穿的那件暗灰藍色衣服我到現在還記得非常清楚。還有你昨天在劇場裏穿的那件黑白花的短褂，我也……

基琳斯丁 我今天也穿的是那件！

佛里慈 對啦……在遠處看着又是一個顏色——真的！哦，還有那個小墜子，我也記得！

基琳斯丁（微笑。）我什麼時候帶着那個墜子來的？

佛里慈 以前些日子——嗯，那回我們一塊在公園裏散步的時候，有許多小孩子在那裏玩……對不對？……

基琳斯丁 對啦……你到還時時想着我呢。

佛里慈 真的時時刻刻的呢，乖乖。……

基琳斯丁 總不會像我那樣想你。我一天到晚無時無刻不在念着你……我祇要見着你，……我就高興了！

佛里慈 我們不是時常見面嗎？——

基琳斯丁 時常……

佛里慈 自然嘍。在夏天的時候，我們至少  
有見面……你想想，假如要到那兒去旅行幾個  
禮拜。你該說什麼？

基琳斯丁（不安的。）怎麼？你要旅行去？

佛里慈 不……這總會可能的，假如我一  
下高了興，要去獨自一個人住個把禮拜……

基琳斯丁 那麼，爲什麼道理呢！

佛里慈 我是講這是可能的，因爲我知道  
我是會有這樣痺氣的。你也會有時高興，拿一兩  
天不見我……這我也想得到的。

基琳斯丁 我是再不會有這樣痺氣的，佛  
里慈。

佛里慈 誰也不能知道，那真沒有一定。

基琳斯丁 我能知道……我愛你。

佛里慈 我也是非常的愛你。

基琳斯丁 我愛你比愛什麼還要愛得切，  
佛里慈，爲你我……（中斷。）我簡直不會想

你得到，有這麼一個時候會要來，就是我不想見你的時候。我這一輩子簡直不會有的，佛里慈

佛里慈（打斷她的話頭。）乖乖，我求你……  
……這種話最好是不講……這種話我不願意聽。  
我們不要講到永久的話上去罷……

基琳斯丁（苦笑。）不要緊，佛里慈……我知道喲，這不是能夠長久的。……

佛里慈 乖乖，你聽錯了我的話了。我講這也許是可能的，（笑。）我們總有互相離不開的這麼一天，但是這都是不可預料的，是不是？我們都同樣的是人。

德阿得爾（指着蠟燭。）請諸位看看……  
這豈不是比一個土頭土腦的燈點在那兒好得多嗎？

佛里慈 你真是有裝飾的天才。

德阿得爾 孩子們，以後怎麼樣，晚飯怎麼說法呢？……

梅青 好！……來呀，基琳斯丁！……

佛里慈 等等，我來告訴你們，要用的東西都放在什麼地方。

梅青 最要緊的是，我們先要一張檯布。

德阿得爾（打着英國話的腔調，像演馬戲的人們說白的口聲。）‘一張檯布’

佛里慈 什麼？……

德阿得爾 你不記得峨崩海門的馬戲嗎？‘這是一張檯布’……‘這是一塊鑛鐵板’，（註：鑛鐵板意為傻瓜。）……‘這是一個小夥計。’

梅青 喂，德爾，你什麼時候同我到峨崩海門看馬戲去？前幾天你不是跟我約定了嗎？要去的時候基琳斯丁也一塊去，還有佛里慈先生也去。（她從佛里慈手裏接過檯布來，這張檯布是他從小餐桌上取下來的。）那麼，在那時候我們可就是那在包廂裏的熟人了啊……

佛里慈 好，好……

梅青 那麼那位穿黑天鵝絨衣服的女人祇好一個人走回家去。

佛里慈 你們老是說那穿黑衣服的女人，

這真沒有意思。

梅青 哦，她同我們是不相干的……嗯，……那麼吃飯用的傢伙呢？……（佛里慈指示給她，在那個打開了的餐桌抽斗裏面。）好……碟子呢？……好，勞你駕……嗯，現在我們自己會動手了……您去罷，您躲開，您在這反而攪擾我們。

德阿得爾（在這時候他躺在睡椅上；正當佛里慈去到前邊來的時候。）喂，對不起呀……（梅青同基琳斯丁兩人把桌子鋪置好。）

梅青 你看見過佛里慈穿軍裝照的像嗎？

基琳斯丁 沒有。

梅青 那你非得要看看不可。漂亮……（她們二人繼續談天。）

德阿得爾（躺在睡椅上。）你瞧，佛里慈這樣的晚間我過得快活極了。

佛里慈 真也不錯。

德阿得爾 我覺得真有趣……你覺得如何？……



佛里慈 哦，覺得老要是這麼樣纔好呢。

梅青 勞您駕，請告訴我，佛里慈先生，咖啡是在咖啡壺裏嗎？

佛里慈 是的……你們也可以先把火酒爐子點上——在咖啡壺裏總得一點鐘纔弄得好呢……

德阿得爾（向佛里慈。）這樣可愛的女孩子，給我十個那樣見神見鬼的女人我也不換。

佛里慈 這個簡直不能夠互相比較。

德阿得爾 我們就恨的是愛我們的這種女人——我們喜歡的是這樣對於我們不即不離，貓貓虎虎的這種女人。

佛里慈（笑起來。）

梅青 什麼事呀？也讓我們聽聽！

德阿得爾 不關係你們的事，孩子們。我們在研究哲學呢。（向佛里慈。）假如我們就算今天是最末一次同她們在一塊玩的話，我們也算樂夠了，對不對？

佛里慈 最末一次……唉，這其中總有點

不大舒服。別離總是痛苦的，就是老早就想到分手的話也總有點不舒服！

基琳斯丁 喂，佛里慈，那些小杯小碟子都放在什麼地方呢？

佛里慈（走向後面，到小餐桌旁。）這裏呢，我的小寶貝。

梅青（走到前面到躺在睡椅上的德阿得爾身邊，以手撫其髮。）

德阿得爾 你這小貓，你！

佛里慈（把梅青帶來的包打開。）好傢伙……

基琳斯丁（向佛里慈。）你什麼都收拾得頂整齊的呢！

佛里慈 是的……（收拾梅青帶來的些東西，——沙丁魚的罐頭，冷肉，牛油，酪餅等等。）

基琳斯丁 佛里慈……你告訴我可以罷？

佛里慈 什麼事情？

基琳斯丁（囁嚅非常。）那個女人是誰？

佛里慈 不行；別使我着急。（溫和的。）你瞧，我們先前說得明明白白的：什麼事也用不着打聽，這就頂好。我同你在一齊的話，世界都可以忘了去——別的話沒有。我也不問你什麼事。

基琳斯丁 我的事你隨便什麼都可以問。

佛里慈 我也不問。我也不想知道。

梅青 （又走過來）天呀，你都給弄亂了——（把那些食品都接過來，擺在碟子裏。）這樣……

德阿得爾 喂，佛里慈，你家裏有什麼可以喝的東西沒有？

佛里慈 哦，有的，總可以找到點罷？（他走進外間去。）

德阿得爾 （擡起身看看桌上。）很好。——

梅青 唉，我想不會少什麼了罷！

佛里慈 （拿了幾個瓶子進來。）唉，這恐怕總有點可以喝的東西罷。

德阿得爾 嘿，從上面散落下來的玫瑰花弄到那兒去啦？

梅青 哦，不錯，我們把花還忘了呢！（她把

花從花瓶裏拿出來，站在一個檯子上面把花散在桌上。)

基琳斯丁 好個瘋姑娘！

德阿得爾 喂，別弄到碟子裏……

佛里慈 基琳斯丁，你想坐在那兒？

德阿得爾 開罐頭的鑷子呢？

佛里慈 (從餐桌抽斗內拿出一個來。) 這裏有一個。

梅青 (要去開酒瓶。)

佛里慈 您請給我罷。

德阿得爾 讓我來開…… (把酒瓶和鑷子從她的手裏接過來。) 你這時候可以去弄一點…… (作一個動作叫她彈鋼琴。)

梅青 對啦，對啦，那妙極啦！…… (她跑到鋼琴旁邊。先把琴上堆的些東西撥下來放在一張椅子上，然後把琴打開，

佛里慈 (向基琳斯丁。) 我彈？

基琳斯丁 我勞你的駕罷。好麼？我老早就想叫你彈嘍。

佛里慈 (至鋼琴旁。)你也可以彈一點罷?

基琳斯丁 (表示否認。)沒有的話。

梅青 基琳斯丁會彈，……她還會唱呢。

佛里慈 真的嗎?這你從來沒有對我講過!

基琳斯丁 你問過我嗎?

佛里慈 你在那兒學的唱呀?

基琳斯丁 學是沒有學過。不過父親教過我一點——可是我沒有嗓子，自從在我們那裏住的那個姑姑死了之後，我們家比從前更清靜了許多。

佛里慈 你整天價作些什麼事情?

基琳斯丁 啊，我要作的事情很多的呢!

佛里慈 在家裏——作什麼呢? ——

基琳斯丁 是的。抄寫譜子，很有好多呢。

---

德阿得爾 音樂譜子? ——

基琳斯丁 自然啦。

德阿得爾 這一定賺錢不少。(大家笑起來。)哼，我也情願給錢。我想抄寫樂譜一定是一

件很費事的工作！——

梅青 她這樣的勞苦工作，真是無意思。  
(向基琳斯丁。)要是我有你那樣的好嗓子，我早就到戲園子裏去了。

德阿得爾 好嗓子你拿來也無用……你一天反正什麼也用不着幹，對不對？

梅青 唉，別瞎說罷！我還有兩個小兄弟呢，他們上學堂，我早起給他們穿衣服，並且還同着他們一塊溫習功課——

德阿得爾 這就沒有一句話是真的。

梅青 哼，你要是不相信我的話！——還有一直到去年秋天我還在一家人舖子裏作過事呢，從早上八點到晚上八點鐘——

德阿得爾 (輕嘲。)在那兒呀？

梅青 在一家裁縫店裏。母親要我再去呢。

德阿得爾 (與前同樣口吻。)那麼你那時爲什麼不幹了呢？

佛里慈 (向基琳斯丁。)你一定得要唱點什麼給我們聽聽！

德阿得爾 孩子們，我們現在還是先吃罷，你回頭玩點音樂來聽啲？……

佛里慈（跼起身來，向基琳斯丁。）來罷，寶貝！（引她入席。）

梅青 咖啡！現在咖啡沸騰出來了，我們還一點什麼東西沒有吃呢！

德阿得爾 現在都是一樣！

梅青 可是它沸騰出來了！（把火酒爐子的火吹熄。人們都坐上了桌子。）

德阿得爾 你要想吃點什麼，梅青？我先告訴你：點心可是要在吃完了飯纔能吃！……你先祇能吃酸的東西。

佛里慈（把酒斟上。）

德阿得爾 不是這樣斟法：現在不時興這樣了。你不知道最新的斟酒方法嗎？跼起身來，粧模做樣的，把酒瓶子拿在手裏，向基琳斯丁。）烏色老鷹的名酒一千八百……（下面的數目說得不清不楚的。斟上酒，向梅青。）烏色老鷹的名酒一千八百……（和先前一樣。斟上酒，向佛里

慈。)烏色老鷹的名酒一千八百……(和先前一樣。在自己的座位上。)烏色老鷹的名酒……(和先前一樣。坐下。)

梅青 (笑起來。)他隨時都在瞎鬧。

德阿得爾 (舉起杯來,和大家碰杯。)諸君康健!

梅青 祝你康健,德阿得爾!……

德阿得爾 (站起身來。)諸位小姐先生們……

佛里慈 嘿,先別忙!

德阿得爾 (坐下。)我就等着罷。

(大家吃起來。)

梅青 我頂歡喜在吃飯的時聽演說啦。我有一個堂兄弟,他演說纔是有音韻的。

德阿得爾 他是在那一個軍隊裏的呀?…

梅青 嘿,得了罷……他演說得流暢極了還帶音韻的,我告訴你,真有意思,基琳斯丁。可是年紀也不小了。

德阿得爾 哦,老先生用韻文演說也是有



的。

佛里慈 唉，你們一點也不喝酒。基琳斯丁！（他和她碰杯）

德阿得爾（和梅青碰杯。）祝那位用韻文演說的老先生的康健。

梅青（高興。）祝福這些年輕的先生們，就是他們不演說也罷……譬如像佛里慈先生這樣的……佛里慈先生，假如你願意，我們現在喝兄弟酒罷——基琳斯丁也得要和德阿得爾喝兄弟酒。

德阿得爾 那不能用這個酒，這不是兄弟酒，（立起身來，另外拿來一瓶酒。——粧模做樣的做方纔的那套把戲。）Xeres de la Frontera n ille huit cent cinquante——Xeres de la Frontera——Xeres de la Frontera——Xeres de la Frontera。

梅青（飲酒。）唉——

德阿得爾 你就不能等一等，等着我們大家一塊喝嗎？……好，孩子們……在我們這樣可

喜的訂交以前，我們要喝一杯慶祝我們這幸福的偶然的機會，我們要一個個的說幸會，幸會……

梅青 唉，好了，好了！（她飲酒。）

（佛里慈挽着梅青，德阿得爾換着基琳斯丁的手臂，舉杯在手，如像平常人們喝兄弟酒的樣子。）

佛里慈 （吻梅青。）

德阿得爾 （欲吻基琳斯丁。）

基琳斯丁 （微笑。）一定要這樣嗎？

德阿得爾 非如此不可的，否則算不了數……（吻她。）好，那麼現在 à place！……（註：法語歸席之意。）

梅青 唉，在這屋裏真熱。

佛里慈 這都是因為蠟燭點得太多，德阿得爾點的。

梅青 也是因為喝了酒。（她倒身坐在安樂椅上。）

德阿得爾 你來罷，現在你可得好東西啦。（他切下一塊點心來塞到她的嘴裏去。）這兒，你

這塊貓——好吃?——

梅青 好極啦!……(他又給她一塊。)

德阿得爾 去呀,佛里慈,現在是時候,你可以彈點什麼來聽啦!

佛里慈 你高興聽嗎,基琳斯丁?

基琳斯丁 請罷!——

梅青 可要彈點什麼頂好聽的!

德阿得爾 (把酒杯都滿斟上酒。)

梅青 不能再喝了。(她飲酒。)

基琳斯丁 (少飲。)這酒真厲害。

德阿得爾 (舉酒相屬。)佛里慈!

佛里慈 (乾杯,走至鋼琴旁。)

基琳斯丁 (坐在他的身旁。)

梅青 佛里慈先生,你會彈 Doppeladler 嗎?

佛里慈 Doppeladler —— 怎麼起頭的?

梅青 德爾,你會彈 Doppeladler 嗎?

德阿得爾 我簡直就不會彈鋼琴。

佛里慈 我會彈這個調子,就是一時想不

起來。

梅青 我先唱給你聽罷……啦……啦……  
啦啦啦啦……啦……

佛里慈 哦，我想起來啦。（彈得不完全對。）

梅青（走至鋼琴旁。）不，是這樣的。……  
（用一個指頭彈出那個音調。）

佛里慈 是的，是的……（他彈琴，梅青和以歌。）

德阿得爾 這又是一個很甜密的回憶罷？

……

佛里慈（又彈錯了，停手不彈。）這不行。我一聽着你唱簡直就和不上來了。（他用想像彈。

梅青（第一音節方纔彈完。）這沒有意思。

佛里慈（笑。）你別罵，這是我的作曲。

梅青 但是不能跳舞。

佛里慈 你試一試看。……

德阿得爾（向梅青。）來，我們試試看。（他抱着梅青的腰，他們跳起舞來。）

基琳斯丁（站在鋼琴旁，眼望着鋼琴的鍵盤。門鈴響了。）

佛里慈（忽然停止彈琴；德阿得爾和梅青仍舊跳舞。）

德阿得爾和梅青（同聲。）怎麼啦？——  
嗯！

佛里慈 方纔有人叫門……（向德阿得爾。）  
你還請得有別的人嗎？

德阿得爾 沒有的話——你也用不着去開門。

基琳斯丁（向佛里慈。）你怎麼的了？

佛里慈 沒有什麼……

（門鈴又響。）

佛里慈（跣起身來，立在那裏。）

德阿得爾 你簡直就回他一個不在家好了。

佛里慈 在甬道裏就可以聽見彈鋼的聲音，……在街上也可以看見屋裏有亮呢。

德阿得爾 這真笑話？你簡直回他一滿不

在家不就完了嗎！

佛里慈 這使我心裏總是不安。

德阿得爾 哼，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有信罷？——有電報——你在……（看錶。）在九點不會有人來找你。

（門鈴又響。）

佛里慈 唉，我總得要瞧瞧去——（走了出去。）

梅青 你們這些人真沒有意思——（在鋼琴上彈了幾下。）

德阿得爾 唉，算了罷！——（向基琳斯丁。）你怎麼的了？門鈴響你也覺得不安嗎？——

佛里慈（回來，粧着安靜的樣子。）

德阿得爾和基琳斯丁（同時的。） 嗯，誰呀？—— 嗯，誰呀？

佛里慈（強笑的。） 請你們原諒，對不起。只一刻工夫，你們請到裏面去一會兒。

德阿得爾 甚麼事呀？

基琳斯丁 是甚麼人呀？！

佛里慈 沒有什麼，孩子，我同一位先生講兩句話……（把旁邊屋子的門打開，陪着女孩子們進去，德阿得爾最後進去，很懷疑的樣子看着佛里慈。）

佛里慈 （輕聲的，作急的表情。）他！……

德阿得爾 哦！……

佛里慈 進去，進去。——

德阿得爾 我求你，別瞎鬧啦，這也許是一個倒霉的事……

佛里慈 去……去……（——德阿得爾進了旁邊的屋子裏去。佛里慈急急的跑過向甬道下，這樣舞台空場少頓。不一刻工夫他又進來，讓一個三十五歲衣冠整潔的先生先進來。——這位先生穿着黃色外衣，戴着手套，帽子拿在手裏。）

佛里慈，那位不知姓名的先生。

佛里慈 （進來之後。）對不起，勞你久候了……我請你……

那位先生 （語調非常輕和。）哦，這不要

緊。我攪擾了你，抱歉得很。

佛里慈 那裏的話，一點也沒有。你請——  
(指給他一把椅子。)

那位先生 我一看就知道我是攪擾了你。  
隨便在家裏消遣，是不是？

佛里慈 有幾個朋友。

那位先生 (坐下，總是客客氣氣的，) 一定是化裝遊戲罷？

佛里慈 (吃了一驚。) 怎麼講？

那位先生 因為你的朋友會有女人的帽子和女人穿的外套呀。

佛里慈 唉……(微笑。) 也許有女朋友在一塊呀……(沉默。)

那位先生 真的，人生也有時候是的確很愉快的……(他凝視着他的對手。)

佛里慈 (凝視他的對手一刻工夫，隨即轉視別處。) 我敢請問，先生光降，有何見教。

那位先生 當然有的……(安靜的。) 敝內把她的披紗忘掉在先生家裏了。



佛里慈 尊夫人在我家裏？……她的……（微笑。）這個玩笑開的未免有點太奇怪了。……

那位先生（忽然立起身來，一隻手扶着椅子的靠肘，異常強暴，差不多很粗野的。）她把它忘掉了。

佛里慈（也立起身來，兩人相對而立。）

那位先生（舉起拳頭，彷彿是要把佛里慈打倒一樣；——狂暴與厭惡的心情。）哦……！

佛里慈（避他的拳，退後一步。）

那位先生（停了半天。）這是你的信。（他從外套袋裏取出一個小包丟在書桌上。）我請求你還我你所收到的那些。……

佛里慈（表示拒絕。）

那位先生（強烈的，話中有話。）那樣東西我不願意隨後有人在你這裏找着。

佛里慈（非常強烈。）沒有人能找着的。

那位先生（看着他。少停。）

佛里慈 你打算還要怎麼樣？……

那位先生（嘲笑的神氣。）我還要打算怎

麼樣——？

佛里慈 我聽你的便……

那位先生（冷冷的點了點頭。）好。——（他四圍望了一下；看了看擺着食物的桌子和女人的帽子等等，他的臉上又起了一種憤激的表情，彷彿像又冒了火一般。）

佛里慈（他覺得了他的神情，又重說一遍。）我聽你的便好了。——我明天十二點鐘以前在家。

那位先生（點頭轉身而去。）

佛里慈（送他至門口，和他告別。他去了之後，佛里慈走至書桌前，站了一刻。又跑至窗前，從窗戶窗簾空隙向外窺視，人們可以覺得出來，他是在目送那位在街旁走着的先生。他離開窗戶，低頭站了一會工夫；隨即走到旁邊屋子裏的門前，把門半開叫道：）德阿得爾，……請你來一會兒。

佛里慈，德阿得爾

（這個場面非常的迅急。）

德阿得爾 (興奮的。)怎麼樣……

佛里慈 他知道了。

德阿得爾 他那會知道。你一定上了他的當,都告訴他了。你真是一個傻瓜……你真——

佛里慈 (指着那些信。)他把我的那些信都給拿回來了。

德阿得爾 (吃驚。)哦……(過了一刻。)我老是那話,叫你不要寫信去。

佛里慈 今天下午在下面的那個就是他。

德阿得爾 結局究竟是怎麼的了呀? ——快說罷。

佛里慈 你現在要幫我一個大忙。

德阿得爾 我一定把這事給你辦好。

佛里慈 現在說不上那個了。

德阿得爾 那麼……

佛里慈 總而言之,這事總好辦……(中斷其言。)可是我們不能叫這兩個可憐的女孩子老等啊。

德阿得爾 叫她們等着好了。你要想講什

麼話呀？

佛里慈 這事總好辦的，假如你今天再去找冷斯奇一盪。

德阿得爾 你要願意的話，我馬上就去。

佛里慈 你現在碰不到他……可是在十一點十二點鐘的時候他一定到他咖啡館裏去。……或者你們兩人還到我這裏來一盪。……

德阿得爾 算了罷，別做得這個樣子……百分之九十九是沒有事的。

佛里慈 這總得想周到一點，萬一這事情弄不好的時候呢。

德阿得爾 算了罷，你記得去年畢林格博士和黑爾慈鬧的那件事情——那件事情同這個完全是一樣的。

佛里慈 你別說那話了罷；你自己也該知道，——他很可以就在這屋裏把我一鎗打死，——這都總是一樣。

德阿得爾（做作的。）哼，這到妙呢！這真想得太高明了……那麼我們，冷斯奇同我，我們

就不算東西？你以為我們就讓他——

佛里慈 唉，算了罷，別嚷啦！……人家怎麼來，你們也就得怎麼受着。

德阿得爾 哦，——

佛里慈 事情你又不知道是怎麼樣的，你講那些話什麼用處，德阿得爾。

德阿得爾 瞎鬧。這些事簡直是靠運氣，……你也一樣可以把他……

佛里慈 （不聽她的話。）她也預想到這事。我們兩人都預想到這事。我們早就想到……

德阿得爾 算了罷，佛里慈……

佛里慈 （走到書桌旁，把那些信鎖起來。）她在這時候不知道是怎麼樣呢。也許他把她……德阿得爾……你明天一定得要調查調查，看在那裏發生了什麼事情。

德阿得爾 我去試試看。……

佛里慈 你看着辦罷，別把這事當作不要緊的事。

德阿得爾 總在後天朝上以前可以辦好了

罷。

佛里慈 (差不多很害怕了。)德阿得爾!

德阿得爾 唉……別垂頭喪氣的。——對不對，自己內心只要確實的信得過事情也就好辦了。——我的的確確的信得過，這……事情一切……都可以辦得妥當。(說話之間，不知不覺的很高興的樣子。)我也不知道是怎麼的一個道理，可是我的的確確的相信這個!

佛里慈 (微笑。)你這傢伙爲人真不錯!——可是我們那兩個女孩該怎麼講呢?

德阿得爾 這個隨便怎麼都行。我們簡直打發她他們走好了。

佛里慈 哦，別這樣。我們總要作得非常愉快的樣子。基琳斯丁絕不能要她知道這事。我還是坐在鋼琴旁邊；你把她們去叫進來。(德阿得爾轉身過來，臉上表現着不願意作這事情的神色。)那麼你怎麼對她們講呢?

德阿得爾 就說一點也不關她們的事。

佛里慈 (坐在鋼琴旁邊，又轉身過來向

他。)那樣不行,那樣不行——

德阿得爾 那麼因為一個朋友的什麼事情。——不就完了嗎。

佛里慈 (彈了幾個音。)

德阿得爾 有請小姐們,(把門開開。)

佛里慈,德阿得爾,基琳斯丁,梅青。

梅青 好容易!他走了嗎?

基琳斯丁 (急跑到佛里慈之前。)誰找你來的,佛里慈?

佛里慈 (坐在鋼琴邊,依然彈琴。)你又來事事都要打聽了。

基琳斯丁 勞駕啦,佛里慈,告訴我罷。

佛里慈 寶貝,這事我沒有法對你說,這是別人家的事情,這人你一點不認識。

基琳斯丁 (嫵媚的。)好罷,佛里慈,告訴我真話罷。

德阿得爾 你要不告訴她,她自然不让你安靜着!你同那個人不是約定了,不許告訴人嗎?

梅青 算了罷，基琳斯丁，別這樣無意思的，他們講不講又怎樣了！他們故意把這事作的了不起的樣子！

德阿得爾 我一定要同梅青小姐把那個華爾澤舞跳完。（粧出丑角的聲音。）有請音樂師奏一點音樂。

佛里慈 （彈琴。）

（德阿得爾和梅青跳舞，過了幾個音節之後：）

梅青 我不行了！（她倒身坐在一張安樂椅上。）

德阿得爾 （吻她，坐在她身旁椅子的肘上。）

佛里慈 （坐在鋼琴旁，執着基琳斯丁的雙手，望着她。）

基琳斯丁 （彷彿清醒了一般。）你爲什麼不彈琴了呢？

佛里慈 （微笑。）今天彈夠了。……

基琳斯丁 你瞧，這樣我也彈得了。



佛里慈 你時常彈嗎？……

基琳斯丁 我不大有工夫來做這個，在家裏事情總是很忙。還有，你知道，我們家那鋼琴真壞。

佛里慈 我很想試一試。我很想看一看你住的房間。

基琳斯丁（微笑。） 沒有你的這裏這樣好！……

佛里慈 我還想一樣：就是那一天你得多多的告訴點你的事情……多多的……我知道你的事情本來也就很少。

基琳斯丁 也沒有什麼可講的。——我也沒有祕密的事——像別人家似的。……

佛里慈 你還沒有戀人嗎？

基琳斯丁（張着眼望着他。）

佛里慈（親她的手。）

基琳斯丁 我也不會再愛別的人。……

佛里慈（帶一種很痛苦的神情。） 別講這個了罷……別講了罷……你那會知道……你父

親很喜歡你嗎，基琳斯丁？——

基琳斯丁 哦呀！……從前也曾有那麼一回，我什麼都告訴他了——

佛里慈 唉，你別找挨罵了……一個人有時候總也有祕密的事情——在世界上到處都是如此。

基琳斯丁 ……要是我祇要能知，你是真正的愛我——這就隨便怎麼都好了。

佛里慈 那麼你不知道嗎？

基琳斯丁 你要老是像這樣子跟我講話的時候，那麼我就能知道了。……

佛里慈 基琳斯丁！你坐得太不舒服了。

基琳斯丁 你別管我罷——我這樣子很好。（她把頭倚在鋼琴上。）

佛里慈 （站起身來，撫其髮。）

基琳斯丁 哦，這很好。

（室中沉靜。）

德阿得爾 佛里慈，雪茄煙在那兒呢？——

佛里慈 （走至他的面前，德阿得在小餐棹

前找煙。)

梅青 (昏昏睡着。)

佛里慈 (把雪茄煙盒遞給他。) 還有那黑咖啡呢!(斟上兩杯。)

德阿得爾 孩子們，你們也要喝點黑咖啡嗎?

佛里慈 梅青，我給你拿一杯……

德阿得爾 我們讓她睡罷……你，你今天還是別喝咖啡。你今天頂好是早點睡，看你能夠好好的睡不。

佛里慈 (望着他苦笑。)

德阿得爾 噫，噫，現在事情已經到了這步田地……事情也不是怎樣的了不起，也不是怎樣的深奧，凡事總要十分的平心靜氣……遇到這種事情，就得這個樣子。

佛里慈 你今天晚上還同着冷斯奇來一盪，好罷?……

德阿得爾 這真沒有意義，明天早上還有時候來得及。

佛里慈 勞你的駕，我求你啦。

德阿得爾 那麼好罷……

佛里慈 你陪這兩個女孩子回家罷？

德阿得爾 好，就走罷……梅青！……起來！——

梅青 你們喝黑咖啡——也給我一杯！——

德阿得爾 這兒給你。……

佛里慈 （向基琳斯丁那裏去。）你累了，我的寶貝？……

基琳斯丁 你這樣講說，夠多可愛呀。

佛里慈 很累啦？——

基琳斯丁 （微笑。）——這酒。——我的頭還有點痛呢……

佛里慈 嗯，在新鮮空氣裏去走走就會好的！

基琳斯丁 我們就要走了嗎？——你陪我們去？

佛里慈 不，乖乖。我現在不出門了……我還有點事呢。

基琳斯丁（又想起來了。）現在……你還有什麼事？

佛里慈（差不多峻烈的。）基琳斯丁，這你總得要改！（柔和的。）我渾身累得難受……我們今天，德阿得爾和我，我們在外邊鄉下差不多跑了兩個鐘頭的光景——

德阿得爾 哦，那真妙極了。下回我們一齊到外邊玩去。

梅青 是的，那真好極了！並且你們都把軍服穿了去嚟。

德阿得爾 這也是當然的道理！

基琳斯丁 我們什麼時候再見？

佛里慈（有一點發煩。）我寫信告訴你好  
了。

基琳斯丁（悽慘的。）再見。（轉身而行。）

佛里慈（覺得她那悽慘的神情。）我們明天見罷，基琳斯丁。

基琳斯丁（高興。）當真？

佛里慈 那那公園裏……在那菩提樹底

下，上回去的那地方……在……那麼……在六點鐘……好罷？

基琳斯丁（點頭。）

梅青（向佛里慈。）陪着我們走罷，佛里慈？

德阿得爾 她到真會同人家親熱——！

佛里慈 不行，我不出門了。

梅青 他到不錯！我們回家還得走多大一段路呢……

佛里慈 啊，梅青，你差一點把那一些點心全忘記帶走了。等等，我替你包上，好罷？

梅青（向德阿得爾。）可以罷？

佛里慈（把點心包上。）

基琳斯丁 她真像一個小孩子似的……

梅青（向佛里慈。）等等，這樣我幫你的忙把那些蠟燭吹滅罷。（把蠟燭一枝一枝的吹滅，祇留下在書桌上的那枝。）

基琳斯丁 我替你把窗戶打開好罷？——屋裏的空氣太鬱悶了。（她把窗戶打開，看見對

門的房子。)

佛里慈 好,孩子們,現在我拿燈照着送你們下去。

梅青 樓梯的亮現在已經關了嗎?

德阿得爾 嗯,那自然嘍。

基琳斯丁 哦,這風真好,從那兒進來的風!……

梅青 春風嘍……(站在門邊,佛里慈手上拿着蠟燭。)我們謝謝你的招待!——

德阿得爾 (把女人們往外推。)走罷,走罷,走罷……

佛里慈 (陪着那些人出去。門敞開着,可以聽見那些人在外面講評。人們屢見住宅的大門鎖開了的聲音。)

梅青 嘿糟糕!——

德阿得爾 留心,那裏有台階。

梅青 謝謝你給我的點心……

德阿得爾 輕點,你把人們都吵醒了!——

基琳斯丁 晚安!

德阿得爾 晚安！

(人們聽見佛里慈在外面關門下鎖。當他走進來把蠟燭放在書桌上的時候，人們聽見下面的房子大門開關的聲音。)

佛里慈 (走至窗前向窗下招呼。)

基琳斯丁 (在街上。) 晚安！

梅青 (同樣的，輕狂的。) 晚安，你這可愛的孩子……

德阿得爾 (吃責。) 嘿，梅青……

(人們聽他的說話聲，她們的笑聲，腳步聲。德阿得爾口裏吹着 Doppeladler 的調子，漸微直至聽不見。佛里慈往外邊看了幾秒鐘，隨即倒在窗前長沙發上。)

——幕——



## 第二幕

(基琳斯丁的屋子。佈置雅潔而朴素。)

基琳斯丁 (剛纔穿好衣服要出門去的樣子。)

珈泰琳萊 (在室外敲門走了進來。) 基琳斯丁小姐,晚上好啊。

基琳斯丁 (站在鏡子前面,轉過身來,)晚上好啊。

珈泰琳萊 你正想出門去?

基琳斯丁 不忙的。

珈泰琳萊 我這來是我男人打發我來的，問你可以同我們到勒勒耳公園一塊兒吃晚飯去不，因為今天那兒有音樂。

基琳斯丁 謝謝了，冰德太太……我今天不能去……下回罷，好？——可是你別生氣啊？

珈泰琳萊 那兒的話……為什麼我會生氣呀？你一定要會比同我們一塊兒好玩得多。

基琳斯丁 （秋波微動。）

珈泰琳萊 父親已經上劇場裏去了嗎？…

基琳斯丁 沒有呢，他一會兒就要回來了。現在劇場要在七點半纔開演呢。

珈泰琳萊 不錯，這我老是記不住。那我就等他一會兒罷，因為我早就想跟他要這回新戲的免票……現在想來總可以給我了罷？……

基琳斯丁 自然嘍……現在晚上這樣好過，人們上劇場去的少的很。

珈泰琳萊 要不是碰巧我們劇場裏有熟

人，我們也是不得着去……你可別因為我的緣故，基琳斯丁小姐，耽誤了你出門。我的丈夫自然是要覺得不大好過……同時還有一個別的人也……

基琳斯丁 誰？

珈泰琳萊 我男人的表弟也一塊去，自然是……你知道，基琳斯丁小姐，他現在找着很好的事啦？

基琳斯丁 (隨便的。) 哦。——

珈泰琳萊 賺錢還不少呢。那人又年輕，人也不錯。老是說你怎麼怎麼的好——

基琳斯丁 嗯——我們再見罷，冰德太太。

珈泰琳萊 隨便什麼人要對於他講你的什麼話——他總不會相信的……

基琳斯丁 (看她一眼。)

珈泰琳萊 世界上會有這樣的人……

基琳斯丁 再見，冰德太太。

珈泰琳萊 再見…… (語調不十分尖刻。)

別擔誤了你約會，基琳斯丁小姐！

基琳斯丁 你究竟想找我作什麼？——

珈泰琳萊 沒有什麼事，你是不錯的，一個人只有一次年輕啊。

基琳斯丁 再見。

珈泰琳萊 可是我要勸你，基琳斯丁小姐；你總得要小心一點兒！

基琳斯丁 這話是什麼意思？

珈泰琳萊 你想想看，——維也納是這麼樣的一個大城……你必得一定要在家門口不遠的地方同人家約會嗎？

基琳斯丁 這誰也管不了。

珈泰琳萊 我男人給我講，我還不相信呢。他說他看見你來的……我對他說，算了罷，你一定看錯了。基琳斯丁小姐一定不是那個人，那個同漂亮的年青的先生在晚上一塊散步，就是她呢，她一定會很聰明的，不會剛巧就在我們這巷子裏！他說，好，你自己問她去好了！他還說，這也沒有什麼奇怪——她也簡直不到我們家來了，她老是同着那個梅青一塊，那豈是一個規矩

人家女孩子的交際嗎？——男人們是這樣的壞法，基琳斯丁小姐！——這話自然他也對佛蘭慈講過，可是他生了氣了。——他這人替基琳斯丁小姐真能夠登湯蹈火，要是有人說了她的壞話，他真得同他拚一下。他多麼樣的留心你家裏的事，你平常怎麼樣伏待你那已死的姑母——還有你怎麼樣的儉省法等等……（少停。）或者你還是同我們去聽音樂罷？

基琳斯丁 不行……

淮靈耿（登場，手裏拿着一枝野黃楊的花枝。）好呀……哦，冰德太太。你好啊？

珈泰琳萊 多謝。

淮靈耿 李娜呢？……你們老板好啊？……

珈泰琳萊 托上帝的福，大家都好。

淮靈耿 嗯，這就很好。——（向基琳斯丁。）這樣好的天氣在家幹嗎？——

基琳斯丁 我正要出去。

淮靈耿 這纔是正理呢！——外邊的空氣真好，冰德太太，你瞧怎麼樣，真奇怪。我剛纔從

公園的路那兒來的——野黃楊已經開花了——真好看！弄得我明知故犯的折了這麼一枝花兒！（把花枝給基琳斯丁。）

基琳斯丁 謝謝你，爸爸。

珈泰琳萊 你真好運氣，幸而沒有被看園子的人看見。

淮靈耿 冰德太太——你瞧瞧去，那還是那麼香，彷彿像我沒有折了那花枝兒似的。

珈泰琳萊 要有誰知道了的話——

淮靈耿 那自然很糟糕！

基琳斯丁 再見罷，爸爸！

淮靈耿 你要是能稍等這麼一會工夫的話，你就可以陪我我到劇場裏去了。

基琳斯丁 我……我同梅青約定了，我去接她去。……

淮靈耿 哦是的。——這也是對的。年輕人總跟年輕人一塊。再見，基琳斯丁……

基琳斯丁（親其父。）再見，冰德太太！（下場；淮靈耿柔和的目送之。）

珈泰琳萊 近來她同梅青小姐要好得不得了。

淮靈耿 是的。——我心裏真高興，丁兒有了一個好朋友，不要整天價在家裏坐着。這孩子這樣生活着究竟有什麼意思！……

珈泰琳萊 自然嘍。

淮靈耿 我真不瞞你說，冰德太太，有時候真使我心裏不用提多麼難過了，我排戲回來——她就坐在那裏作針線活——在下午的時，我們剛剛一吃過飯，她又坐在那兒抄寫樂譜去了。……

珈泰琳萊 唉自然嘍，有百萬家私的人們自然是比我們過活得好。她學唱學得究竟怎麼樣了？

淮靈耿 唉，也沒有學得怎麼樣。就在屋裏唱的時候，她的聲音也還將就可以唱給她的父親聽：——靠這吃飯可不行。

珈泰琳萊 這真可惜。

淮靈耿 這個她自己也知道，我也很放心。她至少也可以打斷這個念頭。——要不然到我

們的劇場裏當一個合唱班裏的演員我自然是能夠辦到的——

珈泰琳萊 自然嘍，憑她那身段！

淮靈耿 可是那樣下去沒有什麼希望。

珈泰琳萊 對於一個女孩子真令人有得操心！我想起來，我的李娜再等五六年也成一個大姑娘了——

淮靈耿 唉，冰德太太，爲什麼你不坐呀？

珈泰琳萊 哦，謝謝你，我的男人馬上就要來接我了——我到這兒來是爲請基琳斯丁的……

淮靈耿 請她——？

珈泰琳萊 是的，請她到勒勒耳公園去聽音樂。我想着，這真可以使她高興一點——這對於他真有好處……

淮靈耿 這對於你們真壞不了，——尤其在這個悲慘的冬天之後。她爲什麼不同你去呢？

珈泰琳萊 我不知道……也許是因爲我男人的表弟要一同去的緣故罷。

淮靈耿 哦，也許是的。她自己對我講過，



她同這個人合不來。

珈泰琳萊 爲什麼合不來呀？佛蘭慈是一個很規矩的人——現在他又有了很好的事情，而今的時候對於一個……真得說是幸福……

淮靈耿 對於一個……窮人家的女兒——

珈泰琳萊 隨便對於一個什麼樣的女孩子都得要算幸福。

淮靈耿 不錯，冰德太太，你講講，這麼花枝一般的女孩兒就真不爲的是別的，只爲的是那麼一個規矩的，碰巧他有很好的事情的人嗎？

珈泰琳萊 頂好就是這樣！誰還能夠等着嫁一個公爵嗎？就算是碰到這樣一個，也不過只是隨便和她玩玩，不見得就會和她結婚的……  
(淮靈耿站在窗前。少停。)唉，所以我時常說，對於一個年輕的女孩子總是不會照顧得十分週到——尤其是她在外邊的交際——

淮靈耿 究竟怎麼樣我們先不用說，豈能讓她隨便把青春從窗外丟出去？——這麼一個窮人家女孩子要那樣規規矩矩的作什麼，要是

多等幾年——對了，豈不是還是等着一個織襪工人那樣的人嗎！

珈泰琳萊 淮靈耿先生，我的男人雖說是一個織襪工人，他總是一個誠實的好人，我從來就沒有說過他的壞話。……

淮靈耿（求宥的。）唉，冰德太太——這關你什麼事？……你又沒把你的青春丟到窗外去。

珈泰琳萊 從前的事情我想不起來了。

淮靈耿 你別那麼講罷——你現在跟我隨便什麼話都可以講——一生的舊事迴想起來是最有意思的。

珈泰琳萊 我沒有什麼事可以回想的。

淮靈耿 哪，哪……

珈泰琳萊 一個人就是有照你所說的那種回想，又有什麼多大的意思，……只是後悔罷了。

淮靈耿 唉，那又有什麼意思——假如你——沒有什麼可以回想的——？假如一輩子就是這貓貓虎虎的過了去，（直接了當的老實

說。) 天天都是一樣,也沒有幸福也沒有愛情可講——這到是好一點嗎?

珈泰琳萊 唉,淮靈耿先生,請你只消往那老姑娘身上想:——往你那位妹妹身上想想!……只要人們一講到她,你心裏還難過,淮靈耿先生……

淮靈耿 是的,我心裏還是很難過……

珈泰琳萊 自然嘍……兩人這樣相依爲命的……我時常就是那麼說,這麼好的哥哥真難找。

淮靈耿 (作一種否認的動作。)

珈泰琳萊 真的。你在很年輕的時候簡直就同父母一般的照拂她。

淮靈耿 是的,是的——

珈泰琳萊 這你總可以說問心無愧了。假如一個人自己知道,自己對於一個可憐的女孩子曾經是好好的照拂過保護過的話——

淮靈耿 是的,那時她還年輕貌美的時候,我那時的確也曾實在這樣自負過,——我自己

以爲自己不一定是多麼聰明不錯了。可是後來慢慢的長了白頭髮，臉上起了縐皮，天天這樣下去——把所有的青春——那麼一個年輕的女孩子漸漸的——不知不覺的——變成一個老姑娘去了，——我那時候纔覺得，我究竟作了怎麼樣的事情！

珈泰琳萊 唉，淮靈耿先生——

淮靈耿 我想起來，時常在晚上的時候，她同我在那間屋裏對坐在燈前，她帶着她的那付安靜的笑容，用那種天生的神情望着我，——彷彿像是對我表示謝意一般；——但是我——我恨不能立地跪在她的面前，求她饒恕我，因爲我曾經很小心的不使她靠近一切的危險——和一切的幸福！（少停。）

珈泰琳萊 這總也有其中的樂趣，有你這樣一個哥哥時常在她的身邊……心中總不會有什麼後悔的事情……

（梅青登場。）

梅青 晚安！……這麼黑呀……看不見了。

——啊，冰德太太。你們老板在底下，冰德太太，他等着你呢……基琳斯丁不在家嗎？……

淮靈耿 她在一刻鐘以前出門了。

珈泰琳萊 你沒有碰見她？她不是跟你有約會嗎？

梅青 沒有……我們一定弄錯了……你男人告訴我的，你同他去聽音樂去——？

珈泰琳萊 嗯，是的，他時常總是想着聽音樂。哎喲，梅青小姐，你戴着這麼一頂漂亮的帽子。新的？

梅青 沒有的話。——你就看不出這樣式？這還是去年的呢，洗了洗就很新的一樣。

珈泰琳萊 你自己洗的嗎？

梅青 嗯，自然嘍。

淮靈耿 真洗得好！

珈泰琳萊 自然嘍——我老忘了，你在一家衣裝店裏作過一年多的事呢！

梅青 我大概又要到一家去作事。我母親一定要叫我去——真沒有法子。

珈泰琳萊 老太太好哇？

梅青 嗯，還好——就是有點牙疼——可是醫生說是風濕……

淮靈耿 啊，現在我得要走了……

珈泰琳耿 我就順便跟着你下去罷，淮靈耿先生……

梅青 我也走……你還是帶着你的外套罷，淮靈耿先生。回頭到晚上真有點涼呢。

淮靈淮 真的？

珈泰琳萊 自然嘍……不留意可真不行。

(基琳斯丁登場。)

梅青 那是她……

珈泰琳萊 你散步回來了？

基琳斯丁 是的，你好哇，梅青……我頭真疼……(坐下。)

淮靈耿 怎麼的？……

珈泰琳萊 大概吹了風了……

淮靈耿 嘿，你怎麼的了，基琳斯丁？……

勞你駕，梅青小姐，把燈點上。

梅青（預備去作。）

基琳斯丁 這我自己來罷。

淮靈耿 我瞧瞧你的臉色，基琳斯丁！……

基琳斯丁 噢，爸爸，一點也沒有什麼，一定是在外邊吹了風。

珈泰琳萊 有些人就是受不了春天的氣候。

淮靈耿 梅青小姐，你還留在兒這陪基琳斯丁，是不是？

梅青 自然我不會去的……

基琳斯丁 可是一點也沒有什麼，爸爸。

梅青 我要是頭疼，我的母親纔管不了我這許多呢……

淮靈耿（向基琳斯丁，她還坐在那裏。）你很累了？……

基琳斯丁（從椅上站起身來。）我又站起來了。（微笑。）

淮靈耿 咳——你現在的臉色又完全不同了。——（向珈泰琳萊。）要是她笑的時，她的鬚

子完全兩樣，對不對？……好，再見，基琳斯丁……  
……(吻她。)我回家來的時候，可別再頭疼了！……  
……(站在門邊。)

珈泰琳丁 (輕聲向基琳斯丁。) 你們拌嘴  
了罷？

(基琳斯丁不願意的表情動作。)

淮靈耿 (在門口。) 冰德太太……！

梅青 再見！……

(淮靈耿和冰德下。)

梅青 你知道頭疼怎麼來的？從昨天的那個甜酒。我真奇怪，我怎麼一點也沒有覺着……  
可是頂好玩的，是不是？……

基琳斯丁 (點頭。)

梅青 很漂亮的人物，兩個——都沒有什麼壞處可說，對不對？——並且佛里慈家裏也佈置得漂亮，真的，好極了！在德爾(中斷。)唉沒什麼……怎麼的。你還總是頭疼？你怎麼一句話也不講？……你怎麼的了？……

基琳斯丁 你想想，——他竟會沒有來。



梅青 他讓你白等了？這你真活該！

基琳斯丁 啊，這話怎麼講起？我有什麼不是？

梅青 你對他太好了，使他覺得無聊。這樣子一定要使男人討厭的。

基琳斯丁 你說的話，太豈有此理了。

梅青 我說的話，一點也不豈有此理。——我老早就生你的氣了。你跟他約會他來的太晚，他不送你回家，他同別的生人坐在包廂裏，他讓你白等了半天——這些你都不在意並且你還（裝模做樣的。）看着跟着迷了的一樣。——

基琳斯丁 得啦，別說啦，你別故意瞎說。你自己也喜歡德阿得爾呀。

梅青 喜歡——我自然是喜歡他。可是別說就是德阿得爾，無論什麼人也不會使我對於他生氣——沒有一個有價值的，這些男人們。

基琳斯丁 我從來沒有聽見你說過這樣的話，從來沒有！——

梅青 是的，丁兒——從前我們就從來沒

有這樣彼此談過。——我簡直沒有敢說。——你以為怎樣着，我別提多麼樣的照着你不錯啦！……你瞧瞧，我老是這麼想：假如你要是遇到這樣的事，你一定可以弄得好。一下子就可以把那人給治伏了！——可是在你的初期戀愛有這麼一個好的女朋友在旁邊幫助你，真得說是萬幸。

基琳斯丁 得啦，梅青！

梅青 你不相信我是你的好朋友？要不是我給你說：他也是跟別的男人一樣，總而言之，統而言之，沒有個是有價值的話，你不定還要胡思亂想些什麼呢。我老實的跟你講！男人們的話簡直沒有一個字可以相信得的。

基琳斯丁 你說的是些什麼話——男人們，男人們——男人們關我什麼事！——別人我不管。——我一輩子管不着別的人！

梅青 ……那麼，你究竟是怎麼想……他要是跟你……？自然——事情都弄到這步田地，你起頭要不那樣辦法就好了……

基琳斯丁 別瞎說了罷！

梅青 哪，你要怎麼樣？不關我什麼事，——這總得先要就要打好主意。現在就得等着一個別樣的人，一眼就可以看得出是老實的人……

基琳斯丁 梅青，我今天受不得這樣的話，我聽着難受。——

梅青（好意的。）唉，你這人真要命——

基琳斯丁 勞你的駕罷……別生氣……勞駕讓我清靜一點罷！

梅青 我為什麼會生氣？我就要走了。基琳斯丁，我真的，不願意叫你難過……（她剛轉身要走。）啊，佛里慈先生來了。

（佛里慈登場。）

佛里慈 晚安！

基琳斯丁（歡呼。）佛里慈，佛里慈！（向他，投入其懷。）

梅青（輕輕走出，臉上現一種表情，彷彿是：在這裏沒有我的事。）

佛里慈（放開她。）怎麼的——

基琳斯丁 別人都講你不理我了！不對的，  
你不會作這種事的——現在還不——現在還不  
……

佛里慈 誰說的？……你怎麼……（摸撫  
她。）唉，乖乖！……我早就想到了，要是我忽然  
一下跑到你家裏來的時候，你一定要着實的駭  
一大跳呢——

基琳斯丁 啊——你祇要肯來就好啊！

佛里慈 唉，你定定神罷——你等了我好  
半天了罷？

基琳斯丁 你爲什麼沒有來呀？

佛里慈 我沒得脫身去，所以來晚了。剛纔  
我到公園去來的，沒有找着你——我又想着要  
回家去。可是忽然間想起來，想起來要來看這個  
可愛的小臉兒……

基琳斯丁 （心裏快活的。）真的？

佛里慈 我忽然起了這麼一個說不出來的  
念頭，要來看你究竟住在什麼地方——真的  
——我一定要看一看——我實在忍不住，所以

就跑了來……你別不高興罷？

基琳斯丁 那兒的話！

佛里慈 誰也沒有看見我——你父親到劇場裏去了，這我也知道的。

基琳斯丁 別的人關我什麼相干！

佛里慈 那麼這——？（在屋四下一望。）這是你的屋子？很是亮……

基琳斯丁 你看不清楚。（要把燈罩拿開。）

佛里慈 別動，讓牠那樣罷，燈光怪刺眼的，這樣頂好……那麼這？這是那個窗戶，你時常告訴我的，你常常坐在那傍邊作活計的，對不對？——窗外的景緻不錯！（微笑着。）可以看過多少的房頂呀……那麼那邊——嗯，那黑鬱鬱的是什麼，那邊的那個？

基琳斯丁 那就是伽輪山！

佛里慈 不錯！你這兒比我那兒好呢。

基琳斯丁 啊！

佛里慈 我很喜歡住得高高的，看過所有一切的房頂，我覺得這很有趣。這巷子裏總也還

清靜罷？

基琳斯丁 在白天也夠嘈鬧的。

佛里慈 時常有車子往來？

基琳斯丁 很少，可是就在對門有一家銅匠舖。

佛里慈 啊，這真是討厭呢。（他坐下。）

基琳斯丁 聽慣了，到也不覺怎麼樣。

佛里慈 （又急急的跔起身來。）我真是頭一回到這兒來嗎——？這兒什麼我都彷彿很熟識似的！……跟我所想像的一點也不差。（在屋裏四下更仔細的觀察。）

基琳斯丁 別瞧了羅，沒有什麼你可以看的。

佛里慈 這是些什麼畫？……

基琳斯丁 算了罷！……

佛里慈 啊，這我到要看看。（他拿照那些圖畫。）

基琳斯丁 ‘別離’——那張是‘歸來’！

佛里慈 對啦——‘別離’和‘歸來’！

基琳斯丁 我知道這些畫並不好看。——  
在父親房裏掛着一張，那張好得多了。

佛里慈 那是一張什麼畫呀？

基琳斯丁 那畫的是一個女孩子站在窗前  
向外看，那麼外邊呢，是冬天的光景——題名叫  
着‘離棄’。——

佛里慈 啊……（把燈放在原處。）哦，這就  
是你的書箱。（坐在一個小書架旁邊。）

基琳斯丁 你頂好別瞧罷——

佛里慈 爲什麼？啊！——席勒……豪佛……  
……好傢伙……還有百科全書！——

基琳斯丁 不全，祇到G部，……

佛里慈（微笑。）啊……這書裏什麼都有  
……你看這書裏的畫了罷？

基琳斯丁 自然，我把畫都看過了。

佛里慈（還坐着。）在火爐上面掛的那張  
是那位先生的肖像？

基琳斯丁（教導的神氣。）那是舒伯提的  
像。（註：舒伯提 Schubert 大音樂家。）

佛里慈 (跼起身來。)不錯,不錯。——

基琳斯丁 因為父親頂喜歡他。父親也會作個一回曲子,頂好的。

佛里慈 現在不作了?

基琳斯丁 現在不作了。(少停。)

佛里慈 (坐下。)這兒真有意思!——

基琳斯丁 真合你的意嗎?

佛里慈 頂合我的意啦……那是什麼?(從桌上拿下一個插着假花的花瓶來。)

基琳斯丁 又讓他找着什麼來了!……

佛里慈 唉,這不宜於放在這裏頭……瞧着像沾了灰塵似的。

基琳斯丁 這一點也沒有沾得有灰。

佛里慈 假花老是跟沾得有灰塵似的……在你的屋子裏真得擺點花,香的新鮮的花兒。從現在起我要跟你……(中斷,轉過身來,隱藏他的動作。)

基琳斯丁 什麼?……你要想講什麼的?

佛里慈 沒有什麼,沒有什麼……



基琳斯丁（站起身來，柔媚的。）什麼呀？——

佛里慈 我要講的是，我明天要給你送點鮮花來……

基琳斯丁 哼，回頭你就許沒有拿來放在心上呢？——自然的！明天你也不會想着我了。

佛里慈（表示否認。）

基琳斯丁 一定的，你要不見着我，你也想不着我。

佛里慈 唉，你這話是怎麼說起？

基琳斯丁 哦，我知道。我覺出來啦。

佛里慈 你怎麼會存下這個念頭。

基琳斯丁 這是你自己不好。因為你對於我總是鬼鬼祟祟的！……因為你老不把你的事情講給我聽。——你這整天價作些什麼事情呀？

佛里慈 唉，寶貝，這是很簡單的。我去上課——有時候——上咖啡館……自己用用功……有時我也彈彈鋼琴——同這個那個談談天——拜訪拜訪朋友……這些話有什麼意思。講

起來多無聊。——並且現在我還就得要去呢…

基琳斯丁 現在就要——

佛里慈 你父親一箇會就要回來了。

基琳斯丁 還早呢，佛里慈。——待一回兒罷——再待一回兒——

佛里慈 我還同……德阿得爾等着我呢…  
…我還同他有話相量。

基琳斯丁 今天？

佛里慈 自然是今天嘍。

基琳斯丁 明天你也可以碰到他呀！

佛里慈 明天我還許不在維也納了呢。

基琳斯丁 不在維也納了？——

佛里慈 （看出了她那種擔心的樣子，平心靜氣的——很愉快的說。——）是的，這也是很平常的事情。我出去一天——也許二天。——

基琳斯丁 上什麼地方去？

佛里慈 上什麼地方去！不一定——嘿，你別作得那個樣子……我到鄉下我父母那兒去…  
…聽，……這也是什麼了不了的事情嗎？

基琳斯丁 你瞧，這你也不告訴我！

佛里慈 唉，你這孩子真要命……你就不明白，我們兩人這樣一塊是多麼的有趣，你就一點也感覺不到？

基琳斯丁 不，這樣一點也沒有意思，你一點也不告訴我你的事情……你瞧，一切關於你的事情，我什麼都想知道知道，哦，是的……一切的，——不僅僅的就是這麼晚上一個鐘頭我們在一塊就完事了。回頭你一走了，我一點也不知道……這麼一天到晚，一晚到亮這麼多的時候——我一點也不知道。這樣子我真時時覺得很難受。

佛里慈 你為什麼要覺得難過呢？

基琳斯丁 因為我老是想着你，彷彿像你就不在本城，跑到一個什麼別的地方去了似的！彷彿像你跑到不知道什麼地方去了，好遠好遠的……

佛里慈 （有點忍受不着的樣子。）哦……

基琳斯丁 唉，你瞧，真是這樣的！……

佛里慈 唉，過來——(她過去。)你只知道一樣，我也是如此——你在這一瞬間愛我……(她要想說話。)別講上永久的話上去。(好像是自言自語的樣子。)或者有這麼的瞬間，帶得有永久的香氣。——只有這一樣是我們所能感覺到的，只有這一樣是屬於我們的……(他吻她。——稍停。——她立起身來。——語氣突然強烈。)哦，在你這裏真好，真有意思!……(他站在戶前窗。)這這麼許多房子中間，令人覺得彷彿離世很遠一樣。同你一塊……(輕聲。)也沒有人來攪擾我們。……

基琳斯丁 要是你總是這樣講話的時候……我就沒有什麼懷疑的了……

佛里慈 講什麼樣的話呢?

基琳斯丁 就是你這樣愛我，如像我那在天所夢想着的那樣。你給我第一次接吻的那一天……你還記得嗎?

佛里慈 (熱情的。)我愛你!——(他擁抱着她;離開她。)現在該讓我走了——

基琳斯丁 剛剛你講過了的話，馬上就後悔了？隨你便好了，隨你便好了，——隨你的便，你丟了我也可以的……你也同我沒有什麼約下的，我也沒有什麼要求你的……我這方面無論怎麼都是一樣——我也享過一次幸福，我這一輩子也也不多希望別的了。我只要你白明我的心，你相信我就是了；我在你以前從來沒有愛過別人，就是你不要我了，我也不會再愛別人——

佛里慈（自言自語的。）別講了，別講了——……話說得太過了。……

（有人叩門。）

佛里慈（吃了一驚。）這一定是德阿得爾……

基琳斯丁（驚訝。）他知道，你在我這裏——P

（德阿得爾登場。）

德阿得爾 晚安。——這真是豈有此理罷？

基琳斯丁 你有那麼樣了不得的要緊事情

要同他商量嗎？

德阿德爾 自然嘍——我無論在那兒都找遍了。

佛里慈 (輕聲。)你爲什麼不在下面等我？

基琳斯丁 你同他在講什麼小聲話？

德阿德爾 (故意大聲。)我爲什麼沒有在底下等你？……我因爲知道你一定在這這兒……我可是耐不得煩，在下面散一兩個鐘頭的步……

佛里慈 (另有用意。)嗯……你明天同我一塊走？

德阿德爾 (明白了。)一定的……

佛里慈 這就好了……

德阿德爾 我跑得真累，請你原諒，讓我坐幾秒鐘，

基琳斯丁 請罷——(在窗前作點什麼事情。)

佛里慈 (輕聲。)有什麼消息？——你聽到什麼關於她的話沒有？

德阿得爾 (輕聲向佛里慈。)沒有。我來就爲的是叫你走,因爲太隨便了。你幹嗎還要這樣興奮?你應該去睡覺……你應該休息……(基琳斯丁又回來。)

佛里慈 你說;這房子不頂好嗎?

德阿得爾 是的,是真不錯……(向基琳斯丁。)你一天到晚都在家裏嗎?——這兒住着倒也舒服。只是太高一點,不大合我的意。

佛里慈 要這麼纔好呢。

德阿得爾 現在我可得把佛里慈帶去了,我們明天得要早起。

基琳斯丁 你真走嗎?

德阿得爾 他還回來的,基琳斯丁小姐!

基琳斯丁 你給我寫信嗎?

德阿得爾 他明天就回來,寫信幹嗎?

基琳斯丁 哦,我知道了,他一定去好多日子呢……。

佛里慈 (吃了一驚。)

德阿得爾 (覺得了。)一定得馬上寫信來!

我真沒有想到你是這樣多情……好……好……  
你們親個別離的嘴罷，你們要親得這麼長久……  
……(中斷。)別當有我在旁邊。

(佛里慈同基琳斯丁接吻。)

德阿得爾 (拿出香煙盒來，取出一枝香煙  
含在嘴裏，在外套袋裏找火柴。沒有找到。)你有  
洋火嗎，基琳斯丁？

基琳斯丁 哦有，那不是嗎！(指着櫃上放  
的火柴盒。)

德阿得爾 這兒沒有了。——

基琳斯丁 我給你找一點去。(急趨入側  
室。)

佛里慈 (目送之，向德阿得爾。)哦，這時  
候還撒謊！

德阿得爾 是呀，這是什麼時候！

佛里慈 我現在差不多纔相信了，這兒是  
我的幸福，這個可愛的女孩子——(中斷。)可是  
這時候真是大撒其謊呢。……”

德阿得爾 傻瓜……回頭你不一定要覺得



多麼的好笑呢。——

佛里慈 好笑的工夫是沒有了。

基琳斯丁 (拿了火柴回來。)這給你!

德阿得爾 謝謝你……好,再見。——(向佛里慈。)喂,你還幹嗎?——

佛里慈 (在屋裏各處看,彷彿像要把一切的都記在心裏一般。)這兒真使人不忍分離。

基琳琳丁 哩,你別這麼難受。

德阿得爾 (張硬的。)來罷。——再見,基琳斯丁。

佛里慈 願你平安……

基琳琳丁 再見!……

(德阿得爾與佛里慈下。)

基琳琳丁 (癡立移時,走至開着的門邊,半大的聲音。)佛里慈……

佛里慈 (又回來,把她抱在懷裏。)願你平安!

——幕——



### 第三幕

(與第二幕一樣，在同一的房間。時在正午。)

基琳斯丁 (獨自一人。坐在窗前；——作女紅；把作的針線放下。)

李娜 ( 珈泰琳萊九歲的女孩子，走了進來。 ) 您好啊，基琳斯丁小姐！

基琳斯丁 (有意無意的。 ) 好姻，孩子，你要作什麼？

李娜 媽媽叫我來，看那戲園的入場券可以馬上帶去不。——

基琳斯丁 我父親還沒有回來呢，孩子，你等一會可以罷？

李娜 不，基琳斯丁小姐，我去吃了飯再來罷。

基琳斯丁 好罷。——

李娜 (已經走了，又轉身過來。)媽媽叫我問候基琳斯丁小姐，看還頭痛不？

基琳斯丁 不痛了，孩子。

李娜 再見，基琳斯丁小姐！

基琳斯丁 再見！——

(當着李娜出門時，梅青來在門口。)

李娜 您好啊，梅青小姐。

梅青 好啊，小傢伙！

李娜 (退場。)

基琳斯丁 (梅青來時，站起身來迎着她。)  
他們回來了嗎？

梅青 我那能知道？

基琳斯丁 你沒有得到信，什麼也沒有——？

梅青 沒有。

基琳斯丁 你也沒有得信？

梅青 給我們寫什麼信呀？

基琳斯丁 他們是前天走的呢！

梅青 啊喲，這也沒有多久呀！這也用不着這麼作急呀。我真不明白你……你那個樣子。哭得腫眉腫眼的。你父親回來的時候，他一定要覺出來呢。

基琳斯丁 （沒事一般。）我父親都知道了。

梅青 （吃了一驚。）怎麼？——

基琳斯丁 我告訴他了。

梅青 這事又作得聰明呢。哼自然，什麼事在你臉上都看出來了。——他也知道了是誰嗎？

基琳斯丁 是的。

梅青 他罵你沒有？

基琳斯丁 （搖頭。）

梅青 那麼，他講了什麼話？——

基琳斯丁 什麼也沒有……他給平常一樣，一聲也沒有言語就走了。——

梅青 但是你告訴了他，這事究竟作得傻。你瞧瞧……你知道，你父親爲什麼一聲也沒有言語就走了——因爲他想着，佛里慈一定要同你結婚。

基琳斯丁 你爲什麼說這話？

梅青 你知道，我怎麼想？

基琳斯丁 怎麼想？

梅青 出去旅行這一套都是鬼話。

基琳斯丁 怎麼？

梅青 他們也許根本就沒有走。

基琳斯丁 他們走了——我知道。——昨天晚上我走過他的門口，窗門都放下的；他不在。——

梅青 這也許。也許是真走了。——可是回來是不會的了——至少也是不再到我們這兒來。——

基琳斯丁 （不安的。）你——

梅青 是的呀，這也是很可能的！——

基琳斯丁 你能這麼隨便的說——

梅青 是呀——總之今晚天——或者過這麼半年，事情總可以明白，

基琳斯丁 你自己也弄不清楚，你是講些什麼話……你不了解佛里慈這個人——他不是你所想像的那樣，——最近他到我這裏來的時候。就在這間房裏，我纔看出來了。他平常只不過是有點貓貓虎虎的——其實他是愛我的……（彷彿像明白了梅青剛要答的話的神氣。）是的，是的，我知道他不是永久的愛我——但總不會馬上就丟開我的——！

梅青 佛里慈這個人我不大清楚他。

基琳斯丁 他要回來的，德阿得爾也要回來的，一定！

梅青（作出一種表情彷彿是說：回來不回來，於我沒有多大關係。）

基琳斯丁 梅青……我求你一點事情，

梅青 別這麼太興奮了——什麼事呀？

基琳斯丁 你到德阿得爾那兒去一下，他就住在這很近的地方，去瞧瞧去……問問看他回來了沒有，要是他沒有回來，那兒的人也許知道，他什麼時候回來。

梅青 我到不願意跟在一個男人背後跑呢。

基琳斯丁 他也用不着知道你去找他，也許你可以碰到他。現在正差不多一點鐘——他正要去吃飯——

梅青 爲什麼你不到佛里慈家裏去問問看呢？

基琳斯丁 我不敢去——他不喜歡這個……他一定還沒有回來。或者德阿得爾已經回來了，他也許知道佛里慈什麼時候回來。我求你，梅青！

梅青 你有時常真有點小孩子脾氣——

基琳斯丁 勞你的駕啦！去一邊！這也沒有什麼呀。——

梅青 嗯，你一定要我去，那麼我就去一邊



罷。可也是沒有什麼用的。他們一定沒有回來的。

基琳斯丁 那麼你馬上就回來的……

梅青 好罷，只好讓我母親稍微等一等我吃飯好了。

基琳斯丁 我謝你，梅青，你這人真好……

梅青 我自然是不錯；——你現在可老實一點……那麼再見！

基琳斯丁 我謝謝你！——

梅青（下。）

（待一會淮靈耿進來。）

基琳斯丁（獨自一人。收拾房間。把針線活計收拾起來。走至窗前向外開眺。過一刻淮靈耿進來，她先沒有看見他。他容色異常焦急，看着他在窗前的女兒心裏着急。）

淮靈耿 她還不曉得呢，她還不曉得呢……

（他站在門前不敢向前走。）

基琳斯丁（轉過身來，看見他，吃了一驚。）

淮靈耿（裝出笑容。他走了過來。）嗯，基琳斯丁……（彷彿是叫她過去。）

基琳斯丁（彷彿是要去跪在他的面前。）

淮靈耿（不讓他跪。）嗯……你以為如何，基琳斯丁？我們（用一種決心的樣子。）我們忘記了牠罷，怎麼樣？——

基琳斯丁（擡起頭來。）

淮靈耿 是的呀……我——和你呀！

基琳斯丁 爸爸，我今天早上同你講的話你沒有懂嗎？……

淮靈耿 懂了呀，你要怎麼樣呀，基琳斯丁？……我總得給你講我的意見呀！對不對？那麼……

基琳斯丁 爸爸，這是什麼意思？

淮靈耿 這兒來，我的孩子……好好的聽我的話，別着急。你瞧，你跟我講的時候，我也靜靜的聽來者呀。——我們應當——

基琳斯丁 我求你，別跟我講這樣的話了，爸爸……假如你把我今早晨的那話好好想了一

下，你要是不能原諒我的話，你就攆我出去好了——可是你別跟我講這樣話好了……

淮靈耿 你安安靜靜的聽我的話，基琳斯丁！你要怎麼作，你還是可以作……你想想，你還這麼年輕，基琳斯丁。——你還沒有仔細的想過……（很躊躇的。）這事也還許都是一種誤會呢——

基琳斯丁 你爲什麼跟我講這種話，爸爸？——我自己知道，我作了什麼事情——我也不求什麼——這要是一種誤會的話，我也不求你也不求無論世界上的任何什麼人……我先跟你說過。攆我出去好了，可是……

淮靈耿（打斷她的話。）你怎麼能夠講這樣的話……縱使這是一種誤會的話，對於這樣年紀小的女孩子，像你這樣的，那能就說她不對呢？——你只想想，人生是多麼的美。你想想，還有多少多少的快樂，多少的青春，多少的幸福在你的前途……你瞧，我在世界上也沒有多少日子了，可是對於我，這生命還是很美的——還有

許多許多的事情可以使我愉快。你同我一塊好好的過活……你要再——現在，假如你的好日子來的時候，你再學唱的時候，我們一塊，當着放假的日子，到鄉間野外去，玩一整天——唉——哦，有這麼多這麼多的好玩的事情……這麼多的。——這真沒有道理，馬上把一切都犧牲了，幸福的事情也不僅僅就限於這一樣的呀——

基琳斯丁（很担心的。）爲什麼……我一定要把這事情丟開呀……？

淮靈耿 那麼，你真以爲你一直到今天你纔應當對我講嗎？我老早就知道了！——並且我也曉得，你要來對我講的。這絕對不會是你的幸福！……我就真看不出你的眼睛來？你要是真正愛上一個你值得愛的人的話，你的眼裏就不會時常滿裝着眼淚，你的臉兒就不會時常這樣憔悴得可憐了。

基琳斯丁 你怎麼能說這樣話……你知道了什麼事情嗎？……你知道了什麼事情？

淮靈耿 沒有，什麼也沒有……你自己告

訴我的他是什麼樣的人呀……這麼樣的一個年青人——他知道什麼？——他能在明瞭自己到手的幸福是什麼——他能區別什麼是真什麼是假——並且對於你那種神魂爲之顛倒的深情，他又能了解嗎？

基琳斯丁（再加不安。）你見了他……——你到他那兒去了？

淮靈耿 那有的事！他不是出門旅行去了嗎？唉，基琳斯丁，我總也還不糊塗，我也總還有眼睛！唉，孩子，把這事忘了罷！把這事忘了罷！你的將來同這個是完全不相關的！你能夠，你還會這樣幸福的。你還可以得到一個相當的人，他能十分明瞭的。——

基琳斯丁（急跑至衣櫃前，取其帽。）

淮靈耿 你要怎麼樣？——

基琳斯丁 別管我，我要走

……

淮靈耿 你到那兒去？

基琳斯丁 到他那兒去……

對話很急。

到他那兒去……

淮靈耿 哼，你這不是瞎鬧嗎……

基琳斯丁 你一定有什麼事情不肯告訴我——讓我去。——

淮靈耿（緊拖着她。）唉，孩子，別這麼作急。他不在家的……他也許到遠方去了……就在我這兒罷，你到那裏去幹什麼……明天或者是晚上我就同你一塊到那裏去。你就這樣子也不能到街上去的……你自己瞧瞧，你那個樣子……

基琳斯丁 你要同我一塊去——？

淮靈耿 那是一定。——可就是現在你不能去，你坐下定定神。有人要看見你這個樣子，一定要笑了……一點點事情就這麼作急。在你父親的面前還有什麼事忍不下去的？

基琳斯丁 你知道了什麼事情？

淮靈耿（越來越沒有辦法。）我知道什麼……我知道，我愛你，你是我的一個獨孩子，你

應當住在我的跟前——你應當永遠住在我的跟前。

基琳斯丁 夠啦——算了罷——（她摔開他，開了門，梅青在門口。）

（舞台上淮靈耿，基琳斯丁，梅青。過了一刻德阿得爾進來。）

梅青（輕叫，當着基琳斯丁衝到她面前的時候。）你爲什麼駭我這麼一跳……

基琳斯丁（忽看見德阿得爾，倒退。）

德阿得爾（站在門前，穿着黑色的喪服。）

基琳斯丁 怎麼……怎麼的了……（沒有人回答她；她注視德阿得爾的臉，他要想避她的視線。）他在什麼地方，他在什麼地方？……（心裏十分的擔心——沒有人回答她，看見大家的臉都帶着悲傷和狼狽的表情。）他在什麼地方？（向德阿得爾。）你說呀！

德阿得爾（想要說話。）

基琳斯丁（大張着眼望着他，她周圍一看，看見周圍衆人的表情，漸漸在她的臉上表現

出明白了真情一樣，衝出一種可怕的叫聲來。）  
德阿得爾！……他是……

德阿得爾（點頭。）

基琳斯丁（撫着額，她不明白這事情，她走至德阿得爾的面前，捉着他的手臂——像瘋了一樣。……他是……死……了？……（恰如自己問自己一樣。）

淮靈耿：我的孩子——

基琳斯丁（揮手止着他。）那麼你說呀，德阿得爾。

德阿得爾 你都知道。

基琳斯丁 我什麼也不知道……我不知道，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你以為……我現在還不應該知道一切的事情嗎……這事是怎麼起的……爸爸……德阿得爾……（向梅青。）你也知道的……

德阿得爾 實在是一個想不到的不幸事情

基琳斯丁 什麼，什麼？



德阿得爾 他中了鎗彈死了。

基琳斯丁 怎麼說：他中了……

德阿德爾 在在決鬥的時候，中了鎗彈死了。

基琳斯丁 （叫。啊……（她要昏倒的樣子。）

淮靈耿 （把她扶着，向德阿得爾作了一個樣子叫他走。）

基琳斯丁 （看見她父親要叫德阿得爾出去，拖着他。）你別走……我一定要知道一切的事情。你以為你現在還可以瞞着我嗎？……

德阿得爾 你還要知道什麼？

基琳斯丁 為什麼——他為什麼和人家決鬥呀？

德阿得爾 我不道是因為什麼。

基琳斯丁 和誰，和誰呀——？誰把他殺了，這你總知道？……講呀，講呀……

德阿得爾 你不認得的人……

基琳斯丁 誰呀，誰呀？

梅青 基琳斯丁！

基琳斯丁 誰呀，你告訴我。(向梅青。) ……  
…唉爸爸。(沒有回答。她要出去。淮靈耿拖着  
她。)我總得要知道，誰把他害死了的，並且爲什  
麼——！

德阿得爾 爲一點……沒意思的事情……

基琳斯丁 你爲什麼，爲什麼……不說真  
話呀……

德阿得爾 基琳斯丁……我……

基琳斯丁 (想要中斷德阿得爾的話，走到  
他面前去——起頭沒有講話，凝視着他，過一刻  
忽然一聲慘叫。)爲一個婦人罷？

德阿得爾 不是——

基琳斯丁 不錯——爲的是一個婦人……  
……(轉向梅青。)爲的是那個婦人——那個婦  
人。他愛過的那個婦人——她的丈夫——是的，  
是的，她的丈夫把他害了……那麼我……我成  
了什麼了……？我成了她的什麼了……？德阿得  
爾……你什麼也沒有帶給我的……他也沒有給

我寫得有點什麼東西……？他也沒有給我留下什麼話……？你也沒有找到什麼東西……一封  
信……或是一張紙條子——

德阿得爾（搖頭。）

基琳斯丁 在那一天晚上……他在我這裏的時候，你來接他的時候……他在那時候就明白了，他明白了，他也許再也見……不着……我了……他從我這兒離開，為一個別的女人的原故讓人家謀害了——不，不——沒有的事……他就不知道，他算是我的什麼人……他就……

德阿得爾 他知道的。——最後的那天早上，我們一塊坐車出城去的時候……他還提起你來的呢。

基琳斯丁 他也提起我來的！也提起我來的！那麼他還提起了什麼別的？還提起了有多少別的人，多少別的事情，比我剛剛要重要得多的事情？——也講起了我！哦，天啦！……他講起了他的父親，母親，他的朋友，他所住的房子，青春的年華，美麗的城市，還有一切，一切，關於他的

生活的一切，他把這些同我一樣的都要被捨去……他同你講起了一切的事情，也……講起了我……

德阿得爾（感動。）他一定愛過你的。

基琳斯丁 愛！——他？——我對於他真是算不了什麼，祇不過是一個消遣時間的一個玩意兒罷了——他為一個別的女人的原故死了——！那麼我——我向他請求！——他就一點也不知道？……我把我所有的一切都給了他了，我所能給他的一切，我都給了他了，甚而我可以為他死——我把他當成為我的神聖一般看待——他就沒有覺得嗎？他從我這裏微笑着走回去，從這房子出去為一個別的女人被人家拿鎗打死了……爸爸，爸爸——你懂嗎？這是怎麼一回事呀？

淮靈耿 基琳斯丁（站在她的身旁。）

德阿得爾（向梅青。）你瞧，你真大可不必要我來找這個麻煩……

梅青（怒目視之。）

德阿得爾 我近來幾天……碰到的麻煩事真也夠受的了……

基琳斯丁（突然決心。）德阿得爾，帶我去……我要看他——我還要看他一看——他的臉——德阿得爾，帶我去。

德阿得爾（遲疑了半天，表示拒絕。）不行……

基琳斯丁 爲什麼不行？——這你不能攔阻我罷？——我總還可以看他一回罷——？

德阿得爾 太遲了。

基琳斯丁 太遲了？——去看他的屍首……是太遲了？嗯……嗯——（莫明其妙的。）

德阿得爾 今天早上就已經把他安葬了。

基琳斯丁（驚駭之極的表情。）安葬了……我都不知道？他們把他鎗斃了……他們把他成殮起來把他抬了出去埋在土裏——我就不可以看他一看？——他死了兩天之久——你也不來告訴我一聲——？

德阿得爾（深深的感動。）我在這兩天……你真想不到，我這兩天有多少事……你想想，

我也負得有責任，去通知他的父母——我還要想好多好多的事情——並且我的心緒……

基琳斯丁 你的……

德阿得爾 也是因為……所以貓貓虎虎的就把他葬了……祇是最親近的親戚和朋友……

基琳斯丁 祇是最親近的——！那麼我——？……我算是什麼？……

梅青 人家那會管到那些呢。

基琳斯丁 我算是什麼——？不如那些別的人——？不如他的親戚們，不如……你？

淮靈歌 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我這兒來，我這兒來……（他伸手去迎她。向德阿得爾。）你去罷……讓我同她在一塊罷！

德阿得爾 我真……（聲調帶泣。）這我實在沒有想到……

基琳斯丁 什麼事沒有想到？——沒有想到我愛他？——（淮靈歌拖他的女兒到自己的身邊；德阿得爾低頭視地。梅青站在基琳斯丁的旁邊。）

基琳斯丁（摔開她父親的手。）帶我到他的墓上去！

淮靈耿 不行，不行——

梅青 不要去罷，基琳斯丁——

德阿得爾 基琳斯丁……遲一晌……明天……等你稍微安靜一點再說——

基琳斯丁 明天？——等我安靜一點的時候？！——你們以為可以在個把月內就會把我的心勸回過來嗎？——過了半年我又可以笑了嗎——？（發笑。）那麼那第二個愛人什麼時候來呢？……

淮靈耿 基琳斯丁……

基琳斯丁 你們不去也行……我一個人也找得到路……

淮靈耿與梅青同聲 別去呀。

基琳斯丁 這到也好……要是我……別攔我，放我去罷。

淮靈耿 基琳斯丁別去……

梅青 不要去！也許你剛剛碰到別的人在

那兒——祈禱。

基琳斯丁（凝視眼前。）我不要在那裏祈禱……不……（急趨而出……別的人急得面面相覷。）

淮靈耿 快追她去。

（德阿得爾與梅青隨後去追她。）

淮靈耿 我真沒法子，我真沒法子……（他疲乏的從門口走至窗前。）她要作什麼……她要作什麼……（他從窗中向空中望。）她不回來了——她不再回來了！（他大聲喘息到地。）

——幕——



# 綠 鸚 鵡

(一幕劇)

奧國 Arthur Schnitzler 著

人物：

埃米爾，卡丁楊(公爵)

佛郎索，路壤(子爵)

都，拉，突來木易，亞爾賓(男爵)

郎撒克(侯爵)

茜露林(郎撒克之妻)

羅郎(詩人)

普羅斯派兒(綠鸚鵡酒館主人,以前是劇場  
總理)

亨利

把爾塔撒爾

桂蓉

斯克烏拉

居耳

埃提先農

莫利斯

饒愛堤(女)

密茜堤(女)

佛利苞堤(女)

萊奧卡德(亨利之妻)

葛拉塞(哲學者)

路伯來(裁縫)

葛浪(流丐)

檢察官

貴族,男女演員多人,男女市民多人。

(普羅斯派兒  
手下的演員)

一千九百八十九年七月十四日之黃昏，演於巴黎普羅斯派兒酒館中。——綠鸚鵡酒館之客室。——不大的一間地窖，右方（頗靠後）有梯七級，上通關閉着的門。在背景的左方，另有一門，然幾不易見。幾張簡單的木桌，圍以椅子，幾佈滿全室。左之中央置櫃台，台後陳列許多酒桶，上插酒管，室中被一盞從天花板上吊下來的煤油燈照着。

主人普羅斯派兒。市民路伯來及葛拉塞走進來。

葛拉塞（時尙站在梯上。）這兒來哩。路伯來；這兒我很熟。在這兒就是全巴黎都渴死了，可是我從前相好的後台老板，他總還有一桶酒藏着呢。

主人 晚上好呀？葛拉塞。你還讓我再見得着你一面呀？不弄哲學了嗎？你還高興再在我這兒幹點交易嗎？

葛拉塞 那是自然的唄！你得給我拿點酒來。我是客——你是主。

主人 酒？叫我那兒拿酒來呀，葛拉塞？今天晚上巴黎的酒館全被搶光了。我敢跟你打賭，你也跟着一齊幹來着。

葛拉塞 你拿酒來罷。別留着給那些賊東西啦，再過一點鐘他們全要跟着我們來……（聳耳傾聽。）嘿！路伯來，你聽見甚麼沒有？

路伯來 好像是打了一個轉雷似的。

葛拉塞 對呀……巴黎的市民……（向主人。）你一定還替那些小子們留的有一桶酒。你拿來罷。我的朋友並且也是贊美者，巴黎的市民住在火奴兒街的裁縫路伯來會一齊給你錢。

路伯來 對呀！對呀！全算我的。

主人 （躊躇。）

葛拉塞 嘿！路伯來，你拿錢給他瞧瞧。（路伯來把錢袋取出。）

主人 嘿！等我瞧瞧，或者我……（把放酒的管子插在一個桶上，放滿兩杯酒。）你從那兒來呀？葛拉塞。你是從歐亞兒王宮來的麼？

葛拉塞 對啦！……我在那兒演說了一回。

我說好朋友！這回輪到我上台啦。你知道我在誰下台之後演說的？

主人 嚶？

葛拉塞 在堪米歐，德木郎之後！不含糊，我有這個膽量和勇氣。路伯來，你說：誰最受大家的歡迎，德木郎呢？還是我呢？

路伯來 是你……那是不用說的嘍！

葛拉塞 還有我的態度怎麼樣？

路伯來 漂亮得很！

葛拉塞（向主人。）普羅斯派兒，你聽見了嗎？我往台上一站的時候，……我那分神氣就同石像一像……不含糊……所有的那些整千，半萬，成萬的人們全圍着我。——跟起先歡呼堪米歐，德木郎的那樣向我歡呼。

路伯來 那個喊得還要兇些。

葛拉塞 對啦……怎麼兇也不見得，不過稍微強一點罷了。現在他們都到監獄去啦……這我可以說，全是跟着我的大聲急呼起來的。我可以向你起誓，不到撐燈的時候，那兒就算我們

的啦。

主人 對啦，自然是不錯的，假如那些城牆全讓你們一陣演說叫倒了的話！……

葛拉塞 怎樣？……演說！——你聾了嗎？……現在就要開火。我們勇敢的兵士們在那兒啦。他們也是同我們一樣痛恨那種萬惡的監獄。他們知道，在牆後邊，他們的父兄在那兒坐牢。……可是，若使我們要沒有演說的話，他們也不會開火的。我說普羅斯派兒呀，這精神的力量是偉大的嘛。嘿，——（向路伯來。）那個傳單呢？

路伯來 這兒呢。……（從衣袋內取出一本冊子。）

葛拉塞 這就是新在歐亞兒王宮發的傳單。這一種是我的朋友塞勿堤作的，給法國國民的一種警告，這一種嗎，是德是德木郎作的，他說的總比他寫的好些。……‘自由的法蘭西。’

主人 你常常講的那個要在甚麼時候出來？

葛拉塞 我們用不着啦。實行的時候到了。

今天要是在家裏安坐的人們就是渾蛋。一個男子漢，就得上街去！

路伯來 痛快！痛快！

葛拉塞 在禿龍堡的人們把市長殺啦，在蒲林紐爾搶了十幾家。……只有我們在巴黎還是無聲無臭的沒事一樣。

主人 可是現在也不能那樣講啦。

路伯來（總是拚命的喝酒。）起來！市民們！幹呀！

葛拉塞 幹！……把你這個鳥店子關他媽的，跟着我們來幹罷！

主人 那我是自然要來的，只要是時候。

葛拉塞 對啦！對啦！等到一點危險也沒有了的時候。

主人 唉！好朋友，我也是同你一樣愛自由嘍，——可是有一件，我有我的職務。

葛拉塞 現在巴黎市民唯一的職務就是為同胞的自由。

主人 對啦！那些人的，為那些不幹事的

人。

路伯來 他說甚麼來着！……他在那兒譏笑我們！

主人 沒有的話。——瞧着罷，你們不走嗎？……等一回馬上就要開演啦。那時候我用你們不着啦。

路伯來 開演甚麼？……這兒是一個戲園子嗎？

主人 不錯，是一個戲園子。你的這位朋友在兩個禮拜前還在這裏一塊演過一回呢。

路伯來 葛拉塞，你在這兒演過嗎？……你爲甚麼讓這小子譏笑你，你一點也不報復他呢？

葛拉塞 你別嚷啦！不錯；我在這裏演過，你要知道，這兒不是平常的酒館。……這是一個流氓小偷的聚會所！……走罷！……

主人 先可得算賬給錢。

路伯來 這兒要是一個流氓小偷的聚會所的話，我是一個子兒也不給。

主人 你現在得告訴你的朋友，他現在是



在甚麼地方。

葛拉塞 這兒是一個很特別的地方！到這兒來的人，他是扮演流氓小偷的，——但是有的人，他自己實在是小偷流氓，可是他自己卻不覺得他是小偷流氓。

路伯來 啊？原來如此。

葛拉塞 我使你要注意我方纔所說的話，那個思想是很豐富很妙的；很足以左右全部演說的運命。

路伯來 你所說的我是全不懂。

葛拉塞 我所對你說的呀，就是普羅斯派兒從先是我的後台老板。他到現在還同他的那些人們一塊演喜劇；不過只不跟從前一樣。我的那些從前同行的男女夥計們他們在這兒一塊坐着，簡直就同流氓小偷一樣。你明白了嗎？他們淨說些毛骨聳然的話，實在呢，是沒有那麼一回事，——說的全是些壞透了的話，全是他們沒作過的。……那麼，來到這兒的看客們，同這些巴黎最可怕的壞人——強盜，騙子，兇犯等等一塊

坐着，感覺到一種愉快的刺激。

路伯來 這些看客是些甚麼人呢？

主人 全是巴黎城中最高貴的人。

葛拉塞 貴族們和……

主人 王宮裏的老爺們——

路伯來 打倒他們！

葛拉塞 他們那些小子就喜歡的是這個。

這很能刺激他們麻木的官能。我在這兒起的首，

路伯來，我在這兒當開玩笑一般演過我的第一

次說。……在這兒我纔對於同我們一塊坐着

的那些穿得很漂亮，擦了一身香水，糊里糊塗的那

狗東西們起了仇視的心思。……我說路伯來，好

朋友，這到也不錯，叫你也看看這個地方，就是

你的偉大的朋友出身的地方。（換了一種口調。）

普羅斯派兒，你說說這事要弄壞了話。……

主人 甚麼事呀？

葛拉塞 嗯，就是我政治上的經歷……你  
還用我不用啦？

主人 簡直的不成啦！

葛拉塞 (輕輕的。)爲甚麼?難道說就不能夠再有一個人同你的那位亨利一塊比並嗎?

主人 到不是爲那個……我有點害怕，你要是一下不留心，也許把我的闊主顧給得罪了一個。

葛拉塞 (涎著臉。)那可是沒有準。——

主人 我……我卻是不願意作我所想的。

葛拉塞 真的，普羅斯派兒，我不得不講一講，假使我要不是湊巧偶然知道你是一個怕事的人，我還要贊賞你的那種自制力呢。

主人 唉，好朋友，我對於我的本行賺的也夠了。我也樂夠啦，當面對着那些小子們隨心所欲的痛罵一頓，——他們還以爲我同他們開玩笑。這也是一個出氣的法子。(抽出一把匕首來晃了幾下。)

路伯來 市民普羅斯派兒，這算怎麼講?

葛拉塞 不用害怕。我敢打賭。這把刀還沒有開口呢。

主人 你想的不見得就對，朋友呀；總有一

天到了日子，笑話變成真事。——到那時候，我甚麼都是早就預備好啦。

葛拉塞 那個日子不遠啦。我們生在一個非常的時代！來嘿，路伯來，到我們的同志那兒去。普羅斯派兒，好好的過罷。你看我成一個偉人回來呢？或者是永不見着我呢？

路伯來（脚步踉蹌。）作偉人……或者……不——

（二人下場。）

主人（剩下他在場，獨坐在一張棹上，拿起傳單來看。）“現在這些畜類們上了套啦，勒緊了牠。”——德木郎這小子寫得還不錯。“現在這些豐富的勝利品還沒有到勝利者的手中，四萬王宮府邸，五分之二法國的金銀財寶將要作為得勝者的勇敢所應得的報酬。——自己想壓迫人者將要被壓迫了。國民將要被洗清了。”

（檢察官進場。）

主人（斜瞪他一眼。）渾賬東西們今天來得早哇。

檢察官 普斯羅派兒，好朋友，對於我們請你不要瞧不起；我就是這區的檢察官。

主人 找我幹甚麼？

檢察官 我奉了命令，今天晚上到你這個酒館來監察。

主人 這個對於我不勝榮幸之至。

檢察官 不是那麼一回事，我的好朋友普羅斯派兒。廳裏要想知道在你這兒究竟的真相。一兩個禮拜以來——

主人 這兒是一個取樂的酒館，老總呀，沒甚麼別的。

檢察官 你讓我說完了。一兩個禮拜以來你這裏成了一個專鬧亂子的地方啦。

主人 你被誤會了，老總，此地無非開開玩笑，沒有別的。

檢察官 起初是開玩笑。我知道。可是結果就不同了，這是上頭這樣說的。你從前是一個演戲的嗎？

主人 劇場總理，老總。一個很好的劇場的

總理。最末了一次在德厄演過的。

檢察官 那都不相干。隨後你得了一點小小的遺產，是不是？

主人 老總，那還值得說嗎！

檢察官 你的班子解散了嗎？

主人 我的遺產也是一樣。

檢察官（微笑。）不錯！（兩人都笑起來，——忽然正色。）你開了一個酒館，是不是？

主人 買賣填透啦！

檢察官 你怎麼打了這麼一個主意，別人可真不能說你不聰明。

主人 承你過獎，老總。

檢察官 你又把你的班子招集起來，讓他們在這兒演一些希奇古怪烏七八糟的喜劇。

主人 要是說七烏八糟的話，老總，我這裏可就沒有主顧啦。我可以說我的主顧全是巴黎城中最高貴的人們。路壤子爵是我每天來的主顧。郎撒克侯爵也常來；卡丁楊公爵呀，老總，他就是我這裏頭等名角亨利，巴斯頓的唯一捧角

家。

檢察官 多半是這個藝術，你的那些坤角們的藝術罷。

主人 老總哇，你要是見了我的那些坤角們，你無論對於誰，你就不會再生氣啦。

檢察官 夠啦！這是上頭的命令，這種娛樂，就是你手下的那些——叫我把他叫甚麼——

主人 就說“藝術家”好啦。

檢察官 我就說是“渾賬小子”罷。——這種娛樂，就是你手下的那些渾賬小子幹的，隨便怎麼說也是不准許的。——在你這裏的那種——唉。叫我管他叫甚麼——就是在你這裏的那種模擬犯罪的演說，這個——我的上司怎麼說來着？（在這時候，取出一本筆記本來看了一下。）不僅是不規則，那我都先不管牠，祇是有傷風化，而且帶有一種煽動的傾向。——在現在這種不平靜的時代，官廳裏是不能輕易放鬆的。

主人 老總，對於我這種的嫌疑，只消恭恭

敬敬的請親自來看一看，就明白了。那時候你可以明白，煽動的那種事情是絕對沒有的，因為我的看客們都是不被煽動的。這裏不過是平常戲園子罷啦——沒別的。

檢察官 你請我，我是自然不受的，但是我要守我的職務，在這兒待着。

主人 我想你要在這兒一定覺着很舒服，老總，但是我可不可以請你把官衣換一換，穿身便衣再來。因為我的那些藝術家要是看見你這麼一個穿制服的檢察官在座，未免使他們看不慣，並且把我的看客們的興致打斷了。

檢察官 普羅斯派兒先生，你說的不錯，等我回去換一身衣服，扮成一個漂亮青年再來。

主人 老總，那是很容易的事，你就是扮着叫化子來，我也是歡迎的——只要使人家不注意——可就是別扮作檢察官。

檢察官 再見。(走。)

主人 要是好日子一來，我那時也跟你一樣……



檢察官（在門口遇着葛浪，穿着非常破爛的衣服，他看見檢察官吃了一驚。檢察官先打量他一下，隨着微微笑了一笑，客客氣氣的對普羅斯派兒說。）已經來了一個你的藝術家罷？……（退場。）

葛浪（言語悽惶。）今天晚上好呀！

主人（望了他半天。）你要是我班子裏的一個，那麼我的判斷力不能告訴我說不認識你。

葛浪 你這話甚麼意思？

主人 我說你別開玩笑啦，把假髮取下來罷，我要想知道知道你到底是誰。（抓他的頭髮。）

葛浪 啊！好疼！

主人 這到是真的。——好傢伙……你是誰呀？你簡直真的跟叫化子一樣。

葛浪 對啦！

主人 你找我幹嗎？

葛浪 你就是普羅斯派兒先生？——綠鸚鵡的主人？

主人 我就是。

葛浪 我叫葛浪。……有時也叫卡里茜……有時又叫作會叫喚的擦腳石——可是我被關在監裏的時候是頂的葛浪這個名字，普羅斯派兒先生——那就算我真正的。

主人 啊！明白啦。你想要我雇用你，所以先演一點給我瞧瞧。那到也好。往下說罷。

葛浪 市民普羅斯派兒，你別把我當作騙子。我是一個有名望的人。就拿我坐過監來說，那也是真的。

（主人望着他彷彿不大相信的神氣。）

葛浪 （從衣裳裏邊拿出一張紙來。）這個，市民普羅斯派兒，你瞧這個就可以知道我是昨天下午四點鐘纔出的監獄。

主人 兩年監禁之後——好像伙！這到是真的！——

葛浪 你還不相信嗎？市民普羅斯派兒。

主人 你幹了甚麼來着，監禁你兩年？

葛浪 判是判決了絞罪；可是幸而我殺我

孀娘的時候我還未成年。

主人 嘿！好小子！一個人怎麼會去謀殺他的孀母呢？

葛浪 市民普羅斯派兒，假使我的孀母要不跟着我最好的朋友跑的話，我也不會幹這樣的事。

主人 你的孀母？

葛浪 我同我孀母的關係，比普通還要近一層。那簡直是一個很妙的家族關係……我把我的苦惱的事，極其苦惱的事，對你講講罷！

主人 你祇管講罷，也許我們可以作一場交易。

葛浪 我的姐姐還很年輕的時候，就從家裏跟人跑了，——你想想——跟誰？

主人 那是很難說。

葛浪 跟我叔叔。後來我叔叔又把她丟了。——還有一個小孩。

主人 一個整個的——我希望。

葛浪 你這人真心狠，市民普羅斯派兒，這

種事情你還要開玩笑。

主人 會叫的擦腳石，我同你講。你的那個家庭故事我聽得討厭。你以為我這個人在這兒，是淨等着到這兒來的流氓們講他把誰殺了的故事嗎？那與我有甚麼相干？我覺得，你到我這裏來，總是要想幹點甚麼——

葛浪 對啦。市民普羅斯派兒，我來是要在你這兒找點事情作。

主人 (嘲笑的。)我請你注意，在我這兒是沒有姪母可以謀殺的；這兒是一個娛樂的酒館。

葛浪 屢！只那一回，我已經夠啦。我要想作一個規規矩矩的人。——別人叫我到你這兒來的。

主人 我可不可以問問是誰呀？

葛浪 一個很可愛的年青小夥，三天前同我關在一個監裏的。現在就他一個人在裏邊。他叫葛斯同……你可認識他。——

主人 葛斯同！我現在纔明白了，我說為甚麼我三晚上不見他呢。他是我這兒一個演小繒

演得最好的——說起他的故事來——嘿，可真叫人肉麻。

葛浪 對啦。可是現在他們把他捉了去啦。

主人 爲甚麼要捉他？他其實是沒有偷過東西。

葛浪 可是那也就是頭一次，幹的簡直是說不出來的笨法。你想想——（親切的說。）在卡普新大街上，隨便就把手伸在一女人的口袋裏去拿出人家的錢包來，——真是一個外行。——我相信你，市民普羅斯派兒——我老實對你講——有一個時候，這樣的小事情我也幹過，我的父親還沒有死的時候。我還是一個小孩的時候，我們還住在一塊，我的可憐的孀母還活着的時候——

主人 你數落甚麼？我覺得沒一點意思！你要是不謀害她多好！

葛浪 現在懊悔也晚啦。但是我要請求你的，——就是請你用我。我要想幹的同葛斯同兩樣，他演小偷就真成了小偷了——我……

主人 嚙們試試看。你臉上的那分神氣就夠啦。有時你一來就講起你孃母的事，好像有人問你一樣。

葛浪 我多謝你，市民普羅斯派兒。那麼，我的薪水怎麼樣？

主人 今天你先在我這兒客串，我還不能給你薪水。——有好吃好喝的給你……再兩三個佛郎的棧房錢那都不要緊。

葛浪 謝謝你。對於其他的你那些演員們請你就說我是從鄉下來的客人好嘍。

主人 嘿，不成，……我得對他們講你是一個真正殺人的兇手。那個他們一定很高興的。

葛浪 對不起，我可不是不願說我自己不好——可是我不明白那是爲甚麼。

主人 你要在戲園子裏久了，你自然會明白。(斯克烏拉同居耳一塊進來。)

斯克烏拉 晚上好呀，總理！

主人 叫老板……我要跟你說多少回呀？你要叫總理的話，我們的玩笑開不成嘍。

斯克烏拉 你是隨便怎麼都行，我想今天我們不演啦。

主人 爲甚麼？

斯克烏拉 人們都沒有興致。——在街上簡直跟地獄一樣鬧翻了，尤其是在監獄前面，他們都嚷嚷的像瘋子一樣。

主人 與我們有甚麼關係？鬧了好幾個月啦，我們的看客們沒有不來的。跟從前一樣照舊的樂。

斯克烏拉 對啦，這些人們的樂，馬上就上斷頭台的樂。

主人 要是真實現了呀！

斯克烏拉 先給來點甚麼喝喝，使我來點精神。我今兒個簡直的沒一點精神。

主人 你瞧你淨是這樣。我得對你講，我昨天簡直很不滿意你。

斯克烏拉 我可以問問，是爲甚麼？

主人 你很起勁講的那個盜賊故事，壞透啦。

斯克烏拉 壞透啦？

主人 不錯。莫名其妙怎麼弄的。光是嘍嘍了半天也是沒用。

斯克烏拉 我沒嘍嘍呀。

主人 你隨時都在嘍嘍。我教給你們的，確是很要緊。你們是不能隨便的。只有亨利一個人不錯。

斯克烏拉 亨利，亨利，總是亨利。亨利是一個愛出風頭的傢伙。昨天的盜賊故事，真得算拿手好戲。像這個亨利一輩子也演不了。——我說你要是不滿意我，我可以就到別的戲園子去。這兒不過是一個麻麻糊糊的……啊……（瞧見葛浪。）那是誰呀？……那個不是跟我們一塊的？你也許又雇了一個新角？這小子是怎麼一分神氣？

主人 別嘍嘍啦，他的本行不是演戲的。他是一個真正的殺人兇手。

斯克烏拉 啊！原來如此。……（走近他。）我認識你很高興，我的名字叫斯克烏拉。



葛浪 我叫葛浪。

(居耳在這些時候，淨在酒場裏到處轉來轉去的。有時停步站着，彷彿思慮甚麼似的)

主人 居耳，你怎麼的了？

居耳 想點東西。

主人 想甚麼。

居耳 懺悔。我今兒演一個人懺悔。你瞧瞧，這個額顛上的皺紋是怎麼回事？你瞧我不像地獄裏的惡鬼們……(來回的走)

斯克烏拉 (亂嚷。)酒——拿酒來！

主人 別嚷嚷……客人們還沒來嘍。

(亨利同萊奧卡德進來。)

亨利 晚上好哇。(把手輕輕一搖，對坐在後面的人們打招呼。)晚上好哇，諸位。

主人 晚上好。亨利！怎麼回事，跟萊奧卡德一塊兒！

葛浪 (注意看着萊奧卡德，向斯克烏拉說。)我認識她……(向別的人們輕輕的議論。)

萊奧卡德 對嘍，普羅斯派兒，我嘍！

主人 一年多沒見啦。親熱，親熱。(要去親她的嘴。)

亨利 算了罷！(他的眼線帶着得意和熱情，還有一種不放心的神氣屢屢看到萊奧卡德的身上。)

主人 唉，亨利……老同夥喲！……你從前的總理，萊奧卡德！

萊奧卡德 那時候呀，普羅斯派兒！……

主人 你嘆息甚麼！要是說一個女人能夠找着她的道兒，你得算一個！那不用說嘍，一個又年輕又漂亮的女人比咱們容易多啦！

亨利 (急了。)算了罷！

主人 你淨跟我嚷嚷什麼？你以為你又跟她在一塊，是不是？

亨利 安靜點！——她從昨天起就是我的老婆啦。

主人 你的？……(向萊奧卡德。)他開玩笑罷？

萊奧卡德 他真娶了我啦。唉。——

主人 恭喜！恭喜！嘿……斯克烏拉，居耳——亨利結婚啦！

斯克烏拉（走上前來。）恭喜！（向萊奧卡德使了一個眼色。）

居耳（同時握着他們兩人的手。）

葛浪（對主人說。）嘿，多麼奇怪呀——這女人我看見過。……我出監的時候。

主人 怎麼講？

葛浪 那是我兩年以後第一次看見的漂亮女人。很動了我的心。可是有別的男人跟着——（跟主人繼續的說。）

亨利（聲調高朗，帶一種詩的情調，但不是吟調。）萊奧卡德，我的情人，我的女人！……從前種種，都是過去的陳跡。在這一瞬間都全消滅了。

（斯克烏拉同居耳退後，主人又向前來。）

主人 在怎樣一瞬間？

亨利 現在我們經過一個神聖的婚禮結合到一塊。這個比人類的誓約還要莊重的。現在聖

靈降在我們的身上，從前種種我們都應當忘去。萊奧卡德，一個新時代展開了。萊奧卡德，所有一切都是神聖的，粗一點，我們的接吻從現在起也是神聖的了。萊奧卡德，我的情人，我的女人！——（他看她用一種情熱的視線。）普羅斯派兒，你認識她的時候，同她現在豈不是不一樣嗎？她的額顛不清潔嗎？過去的全消滅啦。對不對？萊奧卡德。

萊奧卡德 劉啦，亨利。

亨利 現在甚麼都好啦。明天我們就離開巴黎，萊奧卡德今天最後再到聖馬丁堡去一回，我今天還在你這兒最後出演一次。

主人（吃驚）你瘋了呀，亨利？——你要丟開我？再說聖馬丁堡戲園子的老板也捨不得叫萊奧卡德走罷？她為他們家造幸福。像人家講的，年輕人們都像潮湧一樣喜歡她。

亨利 少說罷。萊奧卡德要跟着我走。她絕不丟開我。萊奧卡德，告訴我你決不丟開我。（大聲。）告訴我！

萊奧卡德 我絕不丟開你！

亨利 你要那麼幹的話，我把你……（少停。）這種生活我夠啦。我得安閑點，我得安閑安閑。

主人 但是你打算怎麼辦，亨利？那真是好笑。我勸你，你把萊奧卡德從聖馬丁堡領出來——到這兒，到我這兒來。我雇她。我覺得我這兒總沒一個好坤角。

亨利 我的主意打定啦，普羅斯派兒。我們離開城市，到鄉下去。

主人 到鄉下去？到那兒呀？

亨利 到我老父親那兒去，他一個人住在我們那個貧苦的村裏，——我有七年多沒見着他啦。他再也沒想到他已經丟了的兒子還能再見着。他一定很高興的接我回去。

主人 你在鄉下幹甚麼？在鄉下餓得死人。在鄉下比在城裏還要難過活幾千倍。你到那兒幹甚麼去？你又不是種田的人。你別糊思亂想了罷。

亨利 你將來會明白，我也幹的了。

主人 全法國忙不出麥子啦。你簡直是去找不幸去啦。

亨利 到幸福裏去，普羅斯派兒。對不對，萊奧卡德？我們時時夢想的。我的腦經縈繞於廣漠和平的分野。嘿，普羅斯派兒，晚半天我和她走過野地的時候夢想到的，在那種無限的岑寂之中，奇妙的，充滿了慰藉的天臨於我們之上。對啦我們逃開這個可怕危險的都會，偉大的和平要向我們來啦。對不對，萊奧卡德？我們時時夢想的。

萊奧卡德 是呀，我們時時夢想的。

主人 聽嘿，亨利，你得仔細想想。我願意加你的薪水，萊奧卡德我也願給她那麼多，同你一樣。

萊奧卡德 聽見了麼，亨利？

主人 我實在找不着那麼一個人來替代你。在我這班子裏沒有再像你那樣好的，沒有一個能像你那樣被看客歡迎的，……別走啦。

亨利 我也相信，沒有人能替代得了我。

主人 就在我這兒待着罷，亨利！（萊奧卡德向他使了一個眼色，那個意思就是表示願就之意。）

亨利 我先同你講，分別呢，大家心中都很難過——大家，可不是我。在今兒——在我最後一次登台，我先就想到了，他們大家一定很害怕，……他們一定覺得彷彿像到世界末日的那種情調，……他們的世界末日快到了。我只是就我長久的經驗……萊奧卡德，事後幾天，在鄉的人們一定可以對我們講。……可是我對你講，他們一定很害怕。就是你也得這麼講：“亨利從來演的沒有這樣好過。”

主人 你要演甚麼？甚麼？你知道嗎，萊奧卡德？

萊奧卡德 我一點也不知道。

亨利 我們之中隱着一位怎樣的藝術家，不知道誰能夠知道他？

主人 當然有人知道嘍，所以我說過，有這

樣才能的人不能埋沒於草莽。這夠多麼錯誤對於你自身和你的藝術。

亨利 我瞧不起藝術。我想安閑。普羅斯派兒，你不懂，你從來沒有戀愛過。

主人 啊！——

亨利 我陷入情網是如何的深喲。——我只願同她在一塊——就只願……萊奧卡德，要是這樣我們纔能忘去一切。要是這樣我們纔能得到人生未有的幸福。我們有了小孩，你就是一個善良的母親，萊奧卡德。你就是一個賢惠的妻子。一切，所有的一切就可以消滅了。

（沈默許久。）

萊奧卡德 現在晚啦，亨利，我得去戲園子去。再見罷，普羅斯派兒，我很喜歡，亨利在你這兒出演大成功之後，你這個館子成爲一個很有名的館子。

主人 你爲甚麼簡直不來啦？

萊奧卡德 亨利不願意——懂了嗎，因爲我要到這兒來，不能不同年輕人們在一塊



坐。

亨利（向後去。）給我一杯嘿，斯克烏拉。  
（飲酒。）

主人（向萊奧卡德，不使亨利聽見。）真是一個傻瓜，亨利這小子，——假如你同他們一塊坐。

萊奧卡德 嘿，你別同我講這些事。

主人 我忠告你，你仔細着罷，你這傻瓜。他不定甚麼時候把你宰了呢？

萊奧卡德 爲甚麼？

主人 就是昨天還有人看見你同你的情人在一塊走。

萊奧卡德 別瞎說啦，你這蠢傢伙，那是……

亨利（急轉身過，）幹甚麼？不是玩的，別交頭接耳的，沒有甚麼可祕密的啦。她是我的老婆。

主人 你結婚的時候送她甚麼東西啦？

萊奧卡德 啊，天啊，他纔沒想到那些呢。

亨利 好罷，我今天給你好啦。

萊奧卡德 甚麼東西呀？

斯克烏拉，居耳 你給她甚麼？

亨利（正色。）你演完了之後，到這兒來看我演好叻。

（大家全笑起來。）

亨利 從來沒有人家的一個女人，得到過這樣好的一個結婚贈品。走罷，萊奧卡德；再見，普羅斯派兒，我馬上就回來。

（亨利同萊奧卡德下場。同時子爵佛朗索，路壤，男爵都，拉突來木易，亞爾賓進來。）

斯克烏拉 這是怎麼一個吹牛的傢伙呀。

主人 晚上好呀，豬們。

（亞爾賓駭得一退。）

佛朗索（滿不在乎。）剛才同亨利一塊出去的那個不是聖馬丁堡的萊奧德嗎？

主人 不用說是她嘍，甚麼——你要對於她多費點心機的話嗎。他還可以把你當成一個人。

佛朗索（笑。）那也不能說辦不到。瞧着這

樣，我們今天來得稍微早點。

主人 在這回兒你可以同你的那位玩友把時間混過去好啦。

(亞爾正想發作。)

佛郎索 算了罷。這兒是怎麼回事，我早就跟你說過啦。拿酒來嘿。

主人 唉，就拿來。那個時候快到啦，那時你們喝着河水都要着覺很不錯。

佛郎索 的確，的確。……可是今天我請你拿酒來，還要頂好的。(主人向酒棹去。)

亞爾賓 這小子簡直是個渾蛋。

佛郎索 你得想着那都是開玩笑的。有另外的地方，在那兒你可以拿來當真事聽的。

亞爾賓 這種事情不禁止嗎？

佛郎索 (笑。) 人家准知道你是一個鄉下老。

亞爾賓 噯，在我們那兒近來弄得簡直的糟糕。佃戶們都弄得太不要臉啦……簡直不曉得叫人怎麼辦纔好。

佛郎索 你要幹甚麼？窮人們都餓極了，那就是這個主要的原因。

亞爾賓 那我管得着嗎？我叔祖管得着嗎？

佛郎索 你爲甚麼說起令叔祖來啦？

亞爾賓 對啦，我說的就因爲他們在我們村裏開了個會，——簡直公然的——竟自管我叔祖托爾門埃公爵叫作騙糧食的。

佛郎索 就是這樣呀？……

亞爾賓 聽你的！

佛郎索 明天咱們上歐亞兒王宮去，在那兒你可以聽到那些小子們的渾賬演說；但是我們讓他講演，不用理他們好啦；究竟他們都是好人，不能不讓他們用這種方法出出氣。

亞爾賓（指着斯克烏拉等。）那是些甚麼渾賬東西？你瞧瞧，他們的那分看人的神氣。（以手按劍。）

佛郎索（拖開他的手。）別幹傻事！（向三人。）你們用不着就開演，等一回，等客來多了再說。（向亞爾賓。）那都是些世界上最老實的人

們，演戲的。我敢說，你曾經同很壞的騙人的人  
在一個桌上坐過。

亞爾賓 可是他們都穿得很漂亮的。

(主人拿了酒來。密茜堤同佛利苞堤進  
來。)

佛郎索 好哇，乖乖，到我們這兒來坐嘿。

密茜堤 我們來呀。來呀，佛利苞堤。她還  
有一點怕見人。

佛利苞堤 晚上好呀，少爺！

亞爾賓 好哇，小姐！

密茜堤 這小人兒真可愛。(坐在亞爾賓的  
膝上。)

亞爾賓 嘿，我請你講給我聽聽，佛郎索，  
這算是正經女人嗎？

密茜堤 他說甚麼來着？

佛郎索 不啻，不是那麼着，到這來的女人  
——嘿，亞爾賓，你這傢伙真傻。

主人 我可以替男爵夫人拿點甚麼來呀？

密茜堤 給我拿點兒真正的甜酒來。

佛郎索 (指着佛利苞堤。)女朋友?

密茜堤 我們住在一塊。唉,我們在一個牀上睡!

佛利苞堤 (羞紅了臉。)你要到她那兒去覺得不大好罷!(坐在佛朗索的腿上。)

亞爾賓 那怕甚麼。

斯克烏拉 (站起身來,生氣的樣子跑到一般年輕人的棹上去。)我可再把你找着了!(向亞爾賓。)你這渾蛋拆白黨,你瞧着罷,你要是……她是我的!(主人看着他。)

佛郎索 (向亞爾賓。)開玩笑的,開玩笑的……

亞爾賓 她不是他的?——

密茜堤 滾開,讓我在這兒坐着。

(斯克烏拉握着拳頭站在那裏。)

主人 嘿,嘿!

斯克烏拉 啊,啊!

主人 (抓着他的衣領。)啊,啊!(站在他的旁邊。)你也不想想!你一個錢事不會幹!就會嚷

讓。

密茜堤 (向佛郎索。) 他近來演的不錯啦

斯克烏拉 我還不怎麼的來勁。待一回人來多了,還要演一回;你瞧着罷,普羅斯派兒;看的人不多不行。

(卡丁楊公爵進來。)

公爵 大家真高興呀?

(密茜堤同佛利苞堤向他去。)

密茜提 我心愛的公爵。

佛郎索 晚上好哇,埃米爾!(介紹,) 這是我年青朋友男爵突來木易,亞爾賓,——這是卡丁楊公爵。

公爵 我會見閣下,使我非常高興。(向拖着他的那些姑娘們。)放手,乖乖!——(向亞爾賓。)你也到這個滑稽酒館來逛來啦?

亞爾賓 非常的令我奇怪。

佛郎索 男爵纔到巴黎沒有兩天。

公爵 (笑。)您倒挑着好日子啦。

亞爾賓 怎麼講？

密茜堤 他又擦着甚麼香水啦！在巴黎簡直的沒有人有過這麼好的香味。(向亞爾賓。)沒有聞到過。

公爵 她說的跟我同我相熟的七八百人說的一樣。

佛利苞堤 你許我拿你的劍來玩一回兒嗎？(把劍拔出鞘來，左右亂晃。)

葛浪 (向主人。)同着他！……我看見她同着他！——(主人聽着他的話表示很吃驚。)

公爵 亨利還沒有來呀？(向亞爾賓。)您要是看見了他，你再也不會懊悔到這裏來一盪。

主人 (向公爵。)好呀，你又來啦？我真高興。這種快樂沒有多麼長久啦。

公爵 爲甚麼？我覺得你這兒真好玩。

主人 我也相信。可是你在各方面你將要是這第一人……

亞爾賓 這話怎麼講？

主人 你懂了罷。——所有的幸福就要從那兒



起!(向後去。)

公爵 (想了一回。)假如我要當了國王,我一定把他叫到我的王宮裏去當一個說笑話的,因為我要找許多說笑話的,那麼也算一個。

亞爾賓 他說您太幸福了,是甚麼意思?

公爵 男爵,他的意思是……

亞爾賓 請您別叫我男爵。別人全叫我亞爾賓,就叫我亞爾賓好啦,因為我的樣子看着太年輕啦。

公爵 (微笑。)好罷,……那麼你也得叫我埃米爾,好不好?

亞爾賓 您要是允許的時候,好罷,埃米爾。

公爵 他們開玩笑開的很損毒,這些人們。

佛郎索 怎麼會損毒?這個我覺着很舒服。在他們開玩笑的時候,又不是當真的。

公爵 也有很豈有此理的玩笑。今天我還聽到一件事,可以費人思索的。

佛郎索 講來聽聽。

佛利苞堤同密茜堤（齊聲說。）說來聽聽。

公爵 你知道不知道鹿郎村？

佛郎索 那還用說嗎？——村莊……蒙菲爾拉公爵有一個很講究的圍場在那兒。

公爵 對啦；我有一個兄弟在他的府裏，他給我寫了一封信告訴我現在要對你們講的這件事。在鹿郎村有一個很不滿人望的村長。

佛郎索 要是一個有人望的人——

公爵 你聽好啦。——那村的女人們全跑到村長的家門口去，——拖着一口棺材。

佛利苞堤 怎麼說？……把那個擡了去？擡一口棺材？叫我擡棺材，打死我也不幹。

佛郎索 安靜着罷！——也沒有誰請你去擡棺材。（向公爵。）還有呢？

公爵 有兩個女人跑進村長家裏去對村長說要叫他非死不可，——可是大家都要對他表示敬意來安葬他。

佛郎索 那麼，大家把他殺了嗎？

公爵 不，——關於這個我兄弟他一點也

沒有提及。

佛郎索 唉！……吹牛者，造謠者，滑稽者，——這些東西。他們要想改變他們的局面，在巴黎的監獄噪得一團糟，——跟從前幹過的那五六回一樣。……

公爵 唉！——要是我當了國王，也許就結束了，……最遲……

亞爾賓 國王和氣是真的嗎？

公爵 您還沒有見過駕嗎？

佛郎索 男爵此次是初到巴黎。

公爵 嘿。您年輕得真是令人不大相信。貴庚多少，可以問問嗎？

亞爾賓 我外面看着年輕，也有十七歲啦。

……

公爵 十七——前程遠大。我已經二十四，……我現在正懊悔把青春的光陰白費了不少。

佛郎索（笑）。那到不錯！公爵……您每天要沒有征服了一個女人，或是殺死一個男人，這就得算你白糟去一天。

公爵 真是倒霉，近來也沒有弄到一個好女人——也沒有殺着一個壞蛋。就是這樣把青春的光陰白費了。簡直同羅郎說的那個一樣。

佛郎素 羅郎怎麼講？

公爵 我想起他的新作品，他在一場喜劇裏說的——有一很個妙的比論。你想起來沒有？

佛郎素 詩我是一點也不記得。

公爵 可惜我也不……我只記得大意……他說，青春不享樂，猶如毬子不拿來踢着玩，拿來丟在沙土上一樣。

亞爾賓 (少年老成的樣子。) 我覺得這話很對。

公爵 對不對——毬子毛漸漸顏色退了掉下來。那也還好，牠掉在小樹叢中再不找着了。

亞爾賓 這是甚麼意思，埃米爾？

公爵 那要用心去想，假如我要記得那個詩句，您總可以就明白了。

亞爾賓 埃米爾，假如你要想作，我覺得您也可以作詩。

公爵 因為甚麼？

亞爾賓 自從您在這兒，我覺得生命像燃燒起來一樣。

公爵 真的？燃燒起來啦？

佛郎索 您到底同我們在一塊坐不？

(此時進來兩個貴族，坐在一張稍遠的棹上；主人彷彿對於他們說了甚麼無禮的話)。

公爵 我不能在這兒。可是我總還要回來一闕。

密茜堤 待在我這兒！

佛利苞堤 帶我一塊去！

(她們想把他留着)。

主人 (向前來)。放了他！你們差的遠，對於他還夠壞的。他定要去我爛野妓，在那兒他纔舒服。

公爵 我一定回來，在亨利沒演以前。

佛郎索 我說，我們來的時候，亨利剛同萊奧卡德出去。

公爵 嗯。——他同她結了婚了，你們知道嗎？

佛郎索 真的嗎？別人將要怎麼講？

亞爾賓 別人這話甚麼意思？

佛郎索 就是她愛的人很多。

公爵 他要想同她一塊走……我到不知道……別人對我講的。

主人 嗯？有人對你講過？——（看公爵一眼）

公爵 （望着主人，然後）那是太蠢了。萊奧卡德是世界上最偉大最漂亮的妓女。

佛郎索 那個誰不知道呀！

公爵 有些事情真是莫明其妙，爲甚麼一個人放棄了他的真正天職，（說到這裏佛郎索笑起來）。我却不是在說笑話。就是妓女也是生就的。——如像征服者，和詩人一樣。

佛郎索 您真是放誕。

公爵 她使我心裏真難過——亨利也是一樣。他應該在這兒待着。——不在這兒——我很

願意他進喜劇裏去——譬如在那裏——我是總覺得沒有一個人像我這樣完全了解他的。這話可不準就對——我對於大多數的藝術家全抱着這種的感覺。可是我可以講，要是我不是卡丁楊公爵，我就願意當這樣一個演喜劇的戲子——這樣的一個。……

亞爾賓 像亞歷山大大帝那樣……

公爵 (微笑)對啦——像亞歷山大大帝樣(向佛利苞堤)把劍給我。(他慢慢的把劍入鞘)這到是一個很好的方法，譏嘲世人；一個人，能夠演給我們瞧的人，比我們強多啦。(亞爾賓很奇怪的望着他)。

公爵 我所說的請你別他想好了。那個只限於在那種地位是真的。——再見！

密茜堤 你走的以前跟我親個嘴！

佛利苞堤 也親我一個！(她們挽着他公爵同時親完了她們就去了。——少頃)。

亞爾賓 這人真奇怪！……

佛郎索 不錯……可是像這樣話着的

人，照這樣講起來，是不當結婚的。

亞爾賓 你說完了，那是一個甚麼樣的女人？

佛郎索 女戲子。她也是屬於現在這個酒館主人普羅斯派兒他的那班子裏的。不用說從前她沒有像現在這樣幹了許多別的。

(桂蓉 氣喘不息的跑進來)。

桂蓉 (向演員們坐的棹上走去。以手捧心。累的只能站得着。)有救啦，好了，有救啦！

斯克烏拉 怎麼的啦，甚麼事？

亞爾賓 那個人怎麼的啦？

佛郎索 現在演戲啦。留神！

亞爾賓 啊？

密茜堤，佛利苞堤 (急向桂蓉走去)。怎麼的啦？甚麼事情？

斯克烏拉 坐下，喝一杯！

桂蓉 還要！還要！……普羅斯派兒，還要酒——我跑來的！舌頭全都沾着了。他們追下來啦。



居耳 (渾身一縮) 噫, 留神, 他們簡直的追下來啦。

主人 好好講罷, 究竟怎麼一回事?……)  
向演員們)。起勁! 起勁!

桂蓉 女人們這兒來……女人們! ——啊——(抱着佛利苞堤)。這又活着回來啦!(見亞爾賓非常驚異)。惡魔要帶我, 小子, 假如我要想着活着再見你……(像聽見甚麼)。他們來啦, 他們來啦! ——(向門去)。沒有, 甚麼也沒有。——他們……

亞爾賓 奇怪! 真是鬧得像有人在外面亂跑過一樣。老是這樣鬧嗎?

斯克烏拉 (向居耳)。每回他都是這個神氣……太蠢啦!

主人 你對我們講罷, 爲甚麼他們又追你。

桂蓉 沒別的。可是他們要捉着我準宰我的頭——我在一家放了火啦。(在這個場面, 又進來些貴族, 在一張掉坐下。)

主人 (小聲)。往下, 往下!

桂蓉（也小聲說）。甚麼往下。那還不夠呀，在人家放火？

佛郎索 好朋友，你講給我聽聽，爲甚麼你在人家放火。

桂蓉 因爲大理院的院長住在那兒。我們想從他那兒起首幹。我們要將我們那些可憐人們下在監獄裏的巴黎闊家主們從他的的房子裏趕出來。

葛浪 那好極啦！那好極啦！

桂蓉（看見葛浪吃了一驚，往下說）。房子都一定全着火啦。要像我這樣的再有三個，巴黎就不會有法官了。

葛浪 殺法官們！

居耳 對啦！……可是有一個，我們殺不了。

桂蓉 我到要知道他。

居耳 就是我們心裏的法官。

主人（小聲）。沒意思。算了罷。斯克烏拉！  
嚟呀！現在是時候啦！

斯克烏拉 拿酒來，普羅斯派兒，我們要祝福全法國的法官的死！（他的話剛說完，郎撒克侯爵同他的夫人茜霧林，詩人羅郎進來）。

斯克烏拉 全都殺死，把現在掌權的那些人。全都殺死！

侯爵 你瞧，茜霧林，他們這樣迎接我們。

羅郎 侯爵夫人，我同您講過的。

茜霧林 爲甚麼呀？

佛郎索（站起身來）。好麼！侯爵夫人，我請你允許我親你的手。晚上好呀！侯爵！啊，好麼！羅郎！侯爵夫人，你也到這個酒館來！

茜霧林 他們同我講過多少回。就是今天晚上我們也是冒險來的。——對不對，羅郎？

侯爵 不錯，子爵，你請想想——你以爲我們從那兒來？——從監獄來的。

佛郎索 他們還在那兒鬧嗎？

茜霧林 唉，那還用說嗎！瞧看那個樣子，他們想衝進去一樣。

羅郎（吟誦）

猶如潮水，冲擊那岸堤。

深沉的憤怒，就是他們所懷着的嬰兒。

大地翻覆——

茜霧林 住了，罷郎！——我們把我們的車在那附近停着。好看極了；群衆究竟有一種很大的勢力呢。

佛郎索 不錯，不錯，可是只要他們不那樣放屁的時候。

侯爵 那麼，我沒有方法使我的內人安靜……所以我把她引到這兒來了。

茜霧林 究竟在這兒有些甚麼奇怪的事情呀？

主人（向郎撒克）。啊，你也來了呀，乾流氓？把你的女人也帶來了呀，留在家不放心怎麼的？

侯爵（乾笑）。這傢伙真缺德！

主人 留神，你別淨引她到這兒來。像這樣的高貴婦人常常有一種奇怪的痺氣，高興同一真正流氓發生關係。

羅郎 我覺得說不出來的難受，茜霧林。

侯爵 乖乖，我先同你講過——我們就是要走也還不晚。

茜霧林 你打算怎麼樣？我覺得很有趣。好罷，我們就坐下罷！

佛郎索 對不起，侯爵夫人，我替你介紹男爵都，拉，突來木易。他也是第一次到這裏來。這是郎撒克侯爵，這從是我們的有名詩人羅郎。

亞爾賓 不勝榮幸。（舉手讓大家坐）。

亞爾賓 （向佛郎索）。她也是一個演戲的呢，還是……我簡直不知道。

佛郎索 她到不難看出來呀！她是真正的郎撒克侯爵夫人……人家是一個極其端莊的女子。

羅郎 （向茜霧林）。你說，你愛我。

茜霧林 是，是，可是在這時候你別問我。

侯爵 演過甚麼了？

佛郎索 沒有多少。那個人瞧着那個樣子是在演放火犯人。

茜霧林 男爵，您多半是今天結婚的李錠，都，拉，突來木易的堂兄弟罷？

亞爾賓 對啦，侯爵夫人，那也是我到巴黎來的一個原因。

茜霧林 我記得我在教室裏看見過您。

亞爾賓 (微羞)，我真覺得……侯爵夫人。

茜霧林 (向羅郎)。這個少年多麼可愛呀。

羅郎 啊，茜霧林，您見了的人，不中你的意的簡直沒有。

茜霧林 啊，可是我同他馬上就結了婚了。

羅郎 啊，茜霧林，我總是擔心——總會有一個時候，你對於你的丈夫也危險。

主人 (拿了酒來)。拿來啦！我願意那是毒藥，但是暫時對於你們這種混蛋還不准給毒藥呀。

佛郎索 快要來了罷，普羅斯派兒。

茜霧林 (向羅郎)。那兩個漂亮姑娘作甚麼的？她們爲甚麼不過來一點？要是我到這兒來過，無論爲甚麼我都願同着一塊作。我覺得這兒

簡直的是高尚極了。

侯爵 請你委屈點罷，茜霧林。

茜霧林 我覺得近來在街上最有趣啦。——你還記得，昨天我們在羅尚大街坐着車兜圈子的時候瞧見的？

侯爵 啊，我請你……我心愛的茜霧林，那是幹甚麼？……

茜霧林 在那回兒有一個人跳上我們馬車的踏板來喊道：明年我們就要坐在車裏，你們該站在馬車夫的後面了。

佛郎索 啊，那有點太難啦。

侯爵 啊，天呀，我覺得，這種事情用不着再講啦。巴黎這時候的人，都在害熱病，這種熱總可以又退下去罷。

桂蓉（忽然）。我瞧見火焰啦，火焰，我所看見的到處都是紅的，好大的火焰。

主人（向他去）。你在演一個瘋子，不是在演強盜。

茜霧林 他瞧見火焰？

佛郎索 那都還不是真的，侯爵夫人。

亞爾賓（向羅郎）。我簡直的向你說不來，我的頭讓這個鬧的怎麼的昏。

密茜堤（向侯爵去）。我還沒有應酬你呢，你這可愛的豬頭三。

侯爵（轉向他處）。她開玩笑的，茜霧林。

茜霧林 我到覺得不是那樣。講一講，小姑娘，你有過多少個愛人了？

侯爵（向佛郎索）。真令人奇怪，賤內侯爵夫人馬上就能同所有的環境應適。

羅郎 真的，真令人奇異。

密茜堤 你數過你的嗎？

茜霧林 當我像你這樣年輕時候……的確。——

亞爾賓（向羅郎）。羅郎先生，請你告訴我，侯爵夫人還是在演戲呢，還是真的——我簡直莫明其妙。

羅郎 當真的……是在演戲……你還明白的分別不出來嗎，男爵？



亞爾賓 無論何時，每……

羅郎 我都不。我之所以覺得這裏奇怪，也不過祇於在外面的區別上講而已。真事當成遊戲——遊戲變成真事。您再瞧瞧侯爵夫人。她同那個女人談天，好像把她當成和自己同身分的人一樣。然而她是……

亞爾賓 有點完全不同。

羅郎 我謝謝您，男爵。

主人（向葛浪）嘿，那是怎麼一回事來着？

葛浪 甚麼？

主人 你孀母的事情，爲那個你坐了兩年監。

葛浪 我同你講過了，我把她壓死的。

佛郎索 他不好。是個外行。從沒有看見過他。

饒愛堤（急走進來，穿着一身最下等娼妓的衣服）。晚上好哇，孩子們！我家的把爾塔徹爾來了嗎？

斯克烏拉 饒愛堤！來同我一塊坐！你們家的把爾塔撒爾總是到時候就來啦！

饒愛堤 要是他十分鐘之內不來，就來的不是時候了。——要是這樣他就不再來啦。

佛郎索 侯爵夫人，請你注意那個女人。她真正是那個把爾塔撒爾的妻子，就是她所說的馬上就要來的。——她表現一個極下等的野妓，把爾塔撒爾是她的扛父的。然而她卻是在巴黎無論何處都找不到的最忠心的婦人。

（把爾塔撒爾進來）。

饒愛堤 把爾塔撒爾！（她走上去迎着他，擁抱着他）。你來了呀！

把爾塔撒爾 甚麼都弄好啦。（周圍沉默）。那用不着多麼費勁。我幾乎對他不起。你應當稍為好一點對付你的人。饒愛堤——為兩三個佛郎把前程萬里的青年謀殺了這種事情，我簡直玩夠了。

佛郎索 好嗎！……

亞爾賓 怎麼？——

佛郎索 他說的好。

(檢察官換了衣服進來,坐在一張棹上)。

主人 (向他)。你來正好,老總。這是我這兒頭等演員的個一。

把爾塔撒爾 一個人總得另外找一種別的職業。我不是怕,然而飯碗是真不容易找。

斯克烏拉 那個我相信。

饒愛堤 你今天是怎麼一回事?

把爾塔撒爾 我對你講,饒愛堤;——我覺得你對於那個年輕先生太好了一點。

饒愛堤 瞧瞧這個孩子。別瞎說八道噯,把爾塔撒爾!我不能不對於他稍為好一點,使其他好相信我。

羅郎 她說的真對。

把爾塔撒爾 我不能不相信你總有一點動心,當着別人對於你……

饒愛堤 你們大家說說!他這樣吃醋,就是死他也不會放鬆。

把爾塔撒爾 我今天聽着哼氣的聲音,饒

愛堤，那一回兒工夫正是你對於他十分傾心的時候。

饒愛堤 一個人演愛情的時候不能突然就完了呀。

把爾塔撒爾 你留心，饒愛堤，色列河很深喲。(亂暴)。你要是騙我的話。——

饒愛堤 絕不會，絕不會！

亞爾賓 這個我真莫名其妙。

茜霧林 羅郎，這就是這個正當的解釋。

羅郎 你覺得那樣嗎？

侯爵 (向茜霧林)。隨時我們可以走呀，茜霧林。

茜霧林 爲甚麼？我正覺着有意思呢。

饒愛堤 我的把爾塔撒爾，我服從你。(擁抱)。

佛郎索 好嗎！好嗎！

把爾塔撒爾 這算是甚麼玩意兒呀？

檢察官 這簡直大缺啦——這——

(莫利斯同埃堤先農上場；他們穿着貴族的

裝束，但是人可以看出來是磨壞了的衣服。)

俳優們 他們是誰呀？

新克烏拉 他們要不是莫利斯和埃堤先農。鬼都可以拉我去。

饒愛堤 那是不用說一定他們。

把爾塔撒爾 饒愛堤！

茜霧林 喲，好個畫一樣的美男子！

羅郎 這使人多麼難受呀，茜霧林，你看見一個漂亮臉子就這樣的很動情。

茜霧林 我到這兒來是爲甚麼？

羅郎 那麼至少請你講，你還愛我。

茜霧林 (瞧了他一眼)。你的記性真壞。

埃堤先農 嘿，你們想想我們是從那兒來的？

佛郎索 您聽聽，侯爵，那是兩個很滑稽的小夥。

莫利斯 從人家結婚的地方。

埃堤先農 那不能不稍爲打扮的漂亮一點要不然便衣偵探就跟在後面啦。

斯克烏拉 你們隨便偷着一點甚麼東西沒有？

主人 你們瞧罷。

莫利斯 (從他的半臂袋內取出一個錢來)  
這你給多少錢？

主人 這個呀，一個路易。

莫利斯 那是當然嘍！

斯克烏拉 那個不能再貴啦！

密茜茜 那是一個女人用的錢，莫利斯，給我罷。

莫利斯 你給多少？

密茜茜 瞧我罷！……行不行？——

佛利苞堤 不，給我；——瞧我罷——

莫利斯 我的乖乖孩子們，我要不是埋頭冒險，這個我也得不到手。

密茜茜 你真是——個傲慢的猴子。

茜霧林 我敢起誓說這不是一個演劇。

羅郎 當然不是，到處閃露一點真的出來。  
這到很有趣。

斯克烏拉 那個究竟是一個甚麼樣的結婚呀？

莫利斯 拉，突來木易姑娘的結婚式——同邦維埃公爵結婚了。

亞爾賓 你聽見了嗎，佛郎索？——我敢同你保險，他們一定是真的小偷。

佛郎索 你放心吧，亞爾賓。我知道這兩個人。我看見他們演過十幾回了。他們的專門拿手好戲是扒手小偷。

（莫利斯又從袋內取出幾個錢包來）。

斯克烏拉 喲，你們今兒落得很不錯呢。

埃堤先農 那是一個很講究的一個結婚式。法國所有的貴族們全去啦。還有國王也派了代表去。

亞爾郎 （興奮）。那都全是真的嘿。

莫利斯 （把錢在棹面上轉）。這是給你們的，朋友們，使你們知道，我們是團結的。

佛郎索 小行頭；（註）亞爾賓。（他站起身來抬起兩個錢）。我們也有一份罷。（註）（舞

台用小東西，如文具，刀鎗之屬)。

主人 檢好啦……你一輩子也沒有賺過這樣正當的錢。

莫利斯 ( 取出一個有金剛石的襪帶來提着)。這個我給誰好？

( 饒愛堤，密茜堤，佛利苞堤齊要搶)。

莫利斯 忍着點罷，乖乖小耗子們。對於這個我們還有話講呢。誰要是能作出一種新艷的風流體態來，這個就給她。

茜霧林 ( 向羅郎)。我也加入她們競爭好不好？

羅郎 你把我氣瘋了，茜霧林。

侯爵 茜霧林，我們不走嗎？我想……

茜霧林 不，我覺得有趣味。( 向羅郎)。啊，我真高興。——

密茜堤 你怎麼會得到這個襪帶呀？

莫利斯 禮拜堂裏那樣的擠……要是想着那個女人，灌灌她一點迷湯……( 全笑起來。葛浪把佛郎索的錢包拿了)。



佛郎索 (以錢示亞爾賓)全是假的,這下你總放心了呀?

(葛浪要想跑)。

主人 (跟在後面,小聲)。趕快把那個錢包給我,你從這位先生那兒拿的。

葛浪 我——

主人 快着——不然沒有好的給你。

葛浪 你用不着那樣生氣。(把錢包給他)。

主人 那麼在這兒了。我現在沒有工夫來檢察你。誰知道你還偷得有別的沒有。仍然回你原來的坐位去罷。

佛利苞堤 我可以得這個襪帶了。

主人 (向佛郎索;把錢包扔給他)。那兒是你的錢包。你從衣袋裏掉出來的。

佛郎索 我謝謝你,普羅斯派兒。(向亞爾賓)。你瞧瞧,我們實在是同一些世界上最高尚的人們在一塊。

(亨利早先已經進來,坐在後邊,忽然立起來)。

羅郎 亨利，亨利在那兒啦。——

茜霧林 就是他嗎，你時時說的？

侯爵 對啦，他，爲他的原故所以人們到這兒來。

（亨利上前走來，完全作喜劇的派頭；沉默）。

俳優們 亨利，你怎麼的了？

羅郎 你注意他的眼神。一個熱情的世界。他演的就是熱情的犯人。

茜霧林 那個我喜歡極了。

亞爾賓 他爲甚麼不講話呀？

羅郎 他在想着甚麼別的。你注意。留神……他一定作了甚麼可怕的事情。

佛郎索 他有點像演戲一樣。他好像是要道白一樣。

主人 亨利，亨利，你從那兒來的呀？

亨利 我殺了一個人。

羅郎 我怎麼說的？

斯克烏拉 把誰？

亨利 把我老婆情人。

(主人瞧着他，在這時候，他表示一種將信將疑的態度)。

亨利 (目光向上)。唉，對啦，我把那個作了，你們爲甚麼這樣望着我呀？那是一定的。那有甚麼奇怪嗎？你們都知道我的老婆是個甚麼樣的人；這是當然的結局。

主人 那麼她呢——她在那兒呀？

佛郎索 你瞧瞧，老板也跟着作。明白了罷，爲的是要使其作的自然。

(門外喊叫的聲音，但不十分強)。

居耳 門外面嚷嚷甚麼？

郎撒克 茜霧林，你聽見了嗎？

羅郎 那個就是軍隊開過的聲音。

佛郎索 啊，不是，那是我們親愛的巴黎人民，你仔細聽，他們怎麼叫喊。(地下室不安靜，外面清靜了)。再演，亨利再演。

主人 講給我聽聽，亨利！——你的老婆呢？你把她放在那兒去了呀？

亨利 啊，那用不着你不放心。她不會因為這個死。這個男人也好，那個男人也好，關女人甚麼事？在巴黎還有好幾千美男子跑來跑去的。——這個或者是那個——

把爾塔撒爾 弄我們的女人的那些人，都要這樣辦纔好。

斯克烏拉 都這樣對付奪我們所有的那些人們。

檢察官（向主人）。這是一種擾惑人心的演說。

亞爾賓 這個可怕……他們當真呢。

斯克烏拉 打倒在法國的這些投機營業者，你們信不信，這小子，從他的老婆那兒抓着的，也一定是偷我們麵包的一條該死的狗。

亞爾賓 我走啦，咱們走罷。

茜霧林 亨利！亨利！

侯爵 唉，侯爵夫人！

茜霧林 我求你，侯爵，你問問他，他怎麼抓着他的女人……不然我自己問去。

侯爵（躊躇一回）。請你講講，亨利，你怎麼把他們兩個捉着的？

亨利（他想了半響）。你們認識我的老婆嗎？——她是天下最漂亮的女人。也是最下賤的女人。——然而我愛上她了。——我們認識了七年了。……從昨天起她纔是我老婆。在這七年之中，沒有一天他不是在我日子簡直沒有，她全是假的。她的眼，嘴脣，接吻，和他的微笑。

佛郎索 他有點發牢騷。

亨利 不論老的少的，誰都見了她動心——無論是誰對於她花了錢的人，我想起來，都達到了目的了。——可是我也知道了。

蓋霧林 這不是人人可以這樣說的。

亨利 但是她卻愛我，朋友們，你們懂罷？總是仍然她又回到我手裏來了——從到處所有的地方又回到我手裏——從美的醜的——聰明的笨的，下賤的闊的——總是仍然回到我手裏。

蓋霧林（向羅郎）。這個回來你們也該知

道這就叫作戀愛。

享利 我忍受了甚麼樣的罪……苦惱，苦惱！

羅郎 這真感動人。

享利 昨天我纔娶了牠。我們有一個夢想。——不——我有一個夢想。我要同她一塊離開此地。到清靜的地方，到鄉下去，到偉大的和平中。像別人那樣過甜蜜的新婚——也想我們的子嗣。

羅郎（小聲）。茜霧林！

茜霧林 唉呀，好啦。

亞爾賓 佛郎索，他說的是真的，

佛郎索 對啦。這段戀愛小史是真的，但是爲的是攆出那段殺人的故事。

享利 我遲了一天，……她還忘了一個，除此而外——我想——她不會再有一個不到的。……但是我把他們一齊捉着了……他就是……哼。

俳優們 誰呀？……誰呀？怎麼樣來着？…

…他躺在那兒呀？——有人跟在你的後面嗎？…  
…怎麼樣來着？……她在那兒呢？

享利（漸漸激昂）。我送她……上戲園子  
……只今天來了一次在那兒演……在門口……  
我親了她一個嘴——她就上她的後台化粧室去了，那麼我也就像一個心裏沒事人一樣安心走了。——但是沒有走到一百步……在我心裏……  
…你們懂罷……起了種非常的不安……好像是有甚麼強迫着我回轉去一樣……於是我又跑了回去。可是當時覺得有點害羞只好又走了。……  
離戲園子又走不到百步光景……心裏有一點發緊……那麼我又跑了回去。她下了場……她也沒有演多少，不過只是半裸體在台上站了一回兒——一回兒她就完了……我站在她的化粧室前邊，我把耳朵貼着門聽見裏面小聲說話。我一句也聽不清……一回工夫不聽見講話了……我把門推開……（咆哮如野獸一般）。——卡丁楊公爵在那兒，我把他弄死了。——

主人（他信以為真了）。瘋子！

(亨利舉目凝視着主人)。

茜霧林 好呀!好呀!

羅郎 你幹甚麼,侯爵夫人?在這回工夫,你要跟着叫好,也跟着——那麽,那種很有趣味的戰慄的心情就沒有了。

侯爵 我覺得這種戰慄害怕的心情沒有甚麼趣味。朋友們,叫好罷,只有這樣我們纔可以脫開這種迷惑。

(低聲叫好,漸漸大家都高聲的叫起來)。

主人 (向亨利,騷擾聽中)。快逃跑,亨利。

亨利 爲甚麼?爲甚麼?

主人 夠了,你跑罷!

佛索郎 清靜點!……我們聽聽,主人講甚麼來着!

主人 (稍想之後)。我告訴他,在守城門打更的未知道以前,他應當逃跑。這個漂亮公爵是國王寵愛的一個——他們把你車裂了!他要是\在那時候,把你的女人也殺了就好了!

佛郎索 這是多麼的一個共同演劇呀!...



…好嗎!

享利 普羅斯派兒,我們之中誰是瘋了呀,你呢還是我呢!

(他站起來,要想仔細看看主人的眼睛)。

羅郎 這真莫名其妙,我們都知道他是在演戲,假如在這時候卡丁楊公爵要走進來,我們都得把他當作鬼啦。

(外邊騷擾的聲音——漸漸大了。許多人進來,聽見叫聲。頭先一個葛拉塞,還有別的人,其中諾伯來隨衆衝下樓梯來。聽見自由的呼聲)。

葛拉塞 這裏,孩子們,這兒來!

亞爾賓 怎麼回事?他們也是嗎?

佛郎索 不是。

侯爵 這是怎麼回事呀?

茜霧林 這些人幹甚麼的?

葛拉塞 這兒來!我給你們講,我的朋友普羅斯派兒還留得有一桶酒,讓我們喝罷。

(街上騷擾聲)。

朋友們!兄弟們!我們得啦!我們得啦!

戶外喊聲 自由!自由!

茜霧林 怎麼啦?

侯爵 走罷,走罷,下等人們來啦。

羅郎 爲什麼你要走呀?

葛拉塞 倒啦,監獄倒啦!

主人 你說甚麼來着?——他說的是真的嗎?

葛塞拉 你沒聽見呀?

(亞爾賓要想拔劍)

德郎索 現在別動,不然我們全完了。

葛拉塞 (從胡梯上面偏偏倒倒的進來)。

你們要快點去的時候,在外面你們還可以看見些有意思的……在一根很高的竿上掛着我們尊貴的德拉烏拉的腦袋。

侯爵 這小子瘋了罷?

叫聲 自由!自由!

葛拉塞 我們殺了十幾個人,監獄屬於我們啦,犯人們都自由啦?巴黎屬於人民啦?

主人 你們聽見了嗎!你們聽見了嗎!巴黎

屬於我們了！

葛拉塞 看嘿，他現在是多麼有勇氣呀。叫罷，普羅斯派兒，現在你再也不要緊了。

主人（向貴族們）。你們還說甚麼？你們這些下賤東西！玩笑是開完了。

亞爾賓 我沒有說過嗎？

主人 巴黎的人民戰勝啦。

檢察官 安靜點！——（人們笑了）。安靜點！……我禁止這個戲往下再演！

葛拉塞 這個笨蛋是誰？

檢察官 普羅斯派兒，所有的這些激烈的演說你要負責任。——

葛拉塞 這小子瘋了罷？

主人 玩笑開完啦，你們懂了不？亨利，你講給他們聽，你現在可以講啦。我們保護你……巴黎的人民保護你。

葛拉塞 對啦，巴黎的人民。

（亨利瞪着眼站起來）。

主人 亨利真把卡丁楊公爵殺了。

亞爾賓，佛郎索，侯爵怎麼？

亞爾賓和別的人 享利，這是怎麼一回事？

佛郎索 享利，請你講一講！

主人 他在他的女人那兒找着他——那麼他就把他殺了。

享利 那不是真的！

主人 現在你用不着害怕了，現在你可以對於世間公布了。我一點鐘同你講過她是公爵的情人。喲天啦，我早先就明白了，我把那個對你講……我說會叫的擦腳石，對不對，我們先就知道了。

享利 誰看見他們來着？在那兒看見的他們？

主人 你現在還難受幹甚麼？他瘋了……你把他殺了，你還要把他怎樣。

佛郎索 我的天啦，這到底是真是假呀？

主人 不錯，真的！

葛拉塞 享利——從今起你作我的朋友。

自由萬歲！自由萬歲！

佛郎索 亨利，講一講！

亨利 她是他的情人？她是公爵的情人？我到不知道……他還活着啦……他還活着呢。——

（非常的動搖）。

茜霧林 （向別人）。嘿，這到底那個是真的呀？

亞爾賓 我的天啦！

（公爵從人羣之中自梯上衝進來）

茜霧林 （第一個看見他）。公爵。

二三人 公爵！

公爵 是呀，怎麼的啦？

主人 那是一個鬼罷！

公爵 我也不懂！讓我過去！

羅郎 我們信不信，他們都是一齊演戲的？那邊那些小子們都是普羅斯派兒一個班子裏的好呀。普羅斯 兒成功了？

公爵 怎麼樣？這兒還在演戲呀，這時候外邊……外邊發生了甚麼樣的事情都不知道呀？

我看見德拉烏拉的首級掛在高竿上。嘿，你門爲甚麼這樣望着我呀——（走下來）。亨利。——

佛郎索 你留神亨利罷。

（亨利大怒起向公爵，割七首於他的頸項）。

檢察官 （站起來。這太豈有此理啦！——

亞賓爾 流血啦！

羅郎 殺人啦！

茜霧林 公爵死了！

侯爵 這個我不明白，茜霧林呀，我爲甚麼正當着這天要把你帶到這個酒館來！

茜霧林 爲甚麼？（作難）。這真是奇怪。真正的殺一個真正的公爵，不能每天看得着的。

羅郎 我也不明白。

檢察官 安靜！——誰也不能離去這個酒館！——

拉葛塞 他要怎麼樣？

檢察官 我以法律的名義來逮捕他。

葛拉塞 （笑）。法律是我們造的，你這倒蛋！把這小子攆出去！誰要是殺一個公爵，他就

是人民的朋友。自由萬歲！

亞爾賓（拔出劍來）。讓路！跟我來，我的朋友們！

（萊奧卡德跑進來，從梯上下來）。

呼聲 萊奧卡德！

別的人 他的老婆！

萊奧卡德 讓我進去！我要到我的男人那兒去！（她走向前來，省見之後叫了起來）。誰作的呀？亨利！

（亨利望着她）。

萊奧卡德 你爲甚麼這樣作呀？

亨利 我爲甚麼？

萊奧卡德 啊，啊！我知道爲甚麼了。爲我的原故罷，不，不，不能說這是爲我的原故。在我的一生夠不有這樣大的價值。

葛拉塞（開首說演。巴黎的市民喲，我們要慶賀我們的勝利。我們在巴黎街上走，偶然來到這麼痛快的一個酒館。遇見的事情再好沒有啦。在一個公爵的死屍旁邊叫自由萬歲，這樣痛

快的事情，無論在什麼地方也找不到的。

呼聲 自由萬歲！自由萬歲！

佛郎索 我想我們走罷 —— 人民們都瘋啦。我們走。

亞爾賓 就讓這個屍首擱在這兒嗎？

茜霧林 自由萬歲！自由萬歲！

侯爵 你也瘋了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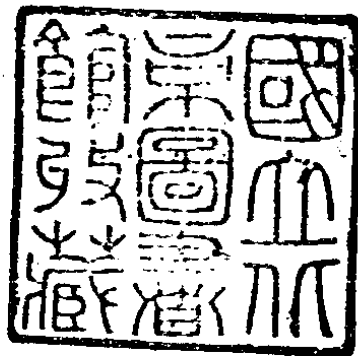
市民們，俳優們 自由萬歲！自由萬歲！

茜霧林 （站在貴族們之先，向出口去）。羅郎，今天晚上你在我窗戶底上等着，我像上回那樣把鑰匙丟下來——我們可以快活一回。——我覺得我很痛快。

（自由萬歲！亨利萬歲！亨利萬歲！的呼聲）。

路伯來 瞧那些小子們——他們跑啦。

葛拉塞 讓他們今天走好啦 —— 讓他們——他們總跑不了。





1929 6 30 付 群

1929 8 30 出 版

1 — 1000 册



每册實價大洋九角

